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硃批諭旨卷二十二上

臣永瑢恭校
編修臣裴謙霞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胡紹基
謄録監生臣張若湘

欽定四庫全書

硃批諭旨卷二十二上

硃批李紱奏摺

雍正元年八月初一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李

紱謹

奏爲據實奏

聞事欽惟

皇上愛民如子視民如傷比因山東連歲歉收倍加軫

恤發帑挑河寓賑於役截漕散給民慶更生臣僱漕所至濟寧魚臺滕嶧等縣小民環擁臣舟懇臣代

奏叩謝

天恩和氣所蒸秋稼十分豐茂惟是將收之際忽生蝗蝻滕嶧等縣甚有損傷連及江南邳州宿遷等處沿河皆有成災與否未能周知但臣奉使在外目所親覩不敢壅於上

聞臣謹

奏

據黄炳所奏情形較輕而張大有所奏又似過重可將爾所見所聞蝗蝻生發究竟若何光景據實詳悉再奏以聞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李紱謹

奏為據實覆奏事昨臣因山東小民懇臣代謝

天恩因附

奏沿河州縣蝗蝻生發情形奉有

硃批命臣據實詳悉再奏以聞欽此臣前所

奏止就催漕所歷濟寧以南沿河一帶之地故謂成

災與否未能周知今奉

旨以後臣密加體訪數日又臣催漕已至臨清涉歷加

廣情形加悉敬為

皇上陳之大約今歲蝗蝻起於山東與江北交界之間

江北宿遷為甚損傷至七八分桃源邳州沛縣次之山東嶧縣為甚損傷至七八分滕縣次之至江北之淮揚徐三屬及濟南之沂州郯城費縣等處聞俱有蝗蝻臣未目覩不能確定分數若濟兖二府北境及東昌一府俱未生蝗蝻至七月之末蝗蝻生翅望西北羣飛三府所屬始各有飛蝗暫停即過是時秋收將完所損或數頃或數十頃俱不成災其登萊青三府則飛蝗亦未聞及境蓋今歲

山東秋稼原屬十分豐茂足稱大有之年惟蝗蝻所生數州縣為不足耳撫臣駐劄省城止見飛蝗故覺其輕漕臣與臣親歷蝗蝻所生之地故覺其重臣謹就見聞所及據實上聞謹奏

知道了所奏情形甚為明悉

雍正元年十月十三日兵部右侍郎臣李紱謹

奏為恭報起囤漕糧事臣奉

旨於天津衛截留湖南等幫糧船暫行囤貯九月二十六日到衛偕鎮道諸臣率同府廳州縣及漕標等官買辦蘆蓆葦把造立囤底十月初二日開斛起米大小臣工踴躍趨事至十二日軍船四百五十六隻所載米三十萬零三千二百餘石盡數起完囤好其船陸續催趲回南旗丁水手萬衆懽呼感

激

天恩揚帆南歸前船已過滄州小雪前可盡出直隷南境今嵗運船保無阻凍明年新運不憂遲誤沿河小民亦免打冰之苦矣此外尚有舺船一百九十六隻載米十二萬六千七百餘石現在起囤亦數日可完誠恐上厪
聖懐先行繕摺奏
聞臣謹
奏

覽奏欣悅此一事料理迅速妥協乃爾之力也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兵部右侍郎臣李紱謹

奏為奏明起米情形事竊臣奉

旨前至天津起運截留漕糧募僱民船一千四百餘隻

共起過正兌米二十七萬有零發往通州因河乾

阻淺又兼連日大風回空遲滯停斛七日現在頭

運船回空抵津大約四月初旬可以全完目下所

起米色並無霉變按查囤口原數亦未見虧折除

起米細數應俟全完之日另摺

奏明誠恐上厪

聖懷先此恭摺奏

聞又江西南昌幫內運丁朱戈明等原變色米二十二

船當經臣請

旨交與倉場督臣估定成色即於天津變價經部議覆

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今已准倉場督臣將估定成色咨行

到臣惟未准到部咨但春深雨水漸多其米原經

變色若再雨濕恐致損壞臣謹照倉場督臣所估

成色變價購買好米趁現僱船隻運交京通各倉

以完截漕事務理合

奏明臣謹

奏

如此辦理爾之勞勩洵屬可嘉

雍正二年七月初三日廣西巡撫臣李紱謹

奏爲敬陳廣西目下情形事竊臣荷蒙

皇上天恩簡任廣西廵撫復蒙

天語訓誨毋欲速臣夙夜祗懼欽遵奉行但廣西目

下情形不敢不先陳大概以俟次第請

旨逐一設施臣查廣西地僻民淳向來從無虧空自捐

納開而錢糧耗於穀自鹽政壞而錢糧復耗於鹽

今且合鹽穀與銀混而爲一而虧空愈不可稽矣

從前捐穀每石收銀一兩一二錢及發交州縣每

石止算三錢轉相交盤近年奉

旨積穀並須本色歷任撫臣漸次買補十之六七然交

價不敷買價勢必賠累而錢糧耗於穀矣鹽法陋

規過多商不能支州縣始私那庫帑運鹽自賣以

應引課然官不能親臨各埠勢必假手於人奸商

余聖顏等代官行鹽奢侈花費鹽課未足而錢糧

又耗於鹽矣現在各州縣頗多虧空各自支吾問

其庫帑則曰借出運鹽問其鹽包則曰現發民買

穀於是銀與鹽穀混而為一而錢糧愈難稽矣幸而今歲頗豐早稻約七分收成米價五六錢不等六月中旬以後甘霖時降晚稻可望全收即倉穀可以全補不致挪用鹽包而鹽引官運官銷亦不必假奸商名色致令花費而庫帑亦漸可清查矣統俟臣稽查清楚之後將細數逐一恭摺上達

睿鑒再行請

旨施行臣謹

奏

所奏鹽觳各原委明晰周詳之至其徐徐次第料理以爾之才情識見亦不難釐剔清楚也

同日又

奏為欽奉

上諭事臣於四月二十二日恭請

聖訓仰蒙

天語詢及淮揚河工危險水高於城作何濬築可保無

虞臣即就臣粗鄙之見冒昧

奏陳面奉

諭旨此策甚似可行向來未有人言及但總河齊蘇勒身任其事現在淮安知之必悉汝此去迂道與齊蘇勒商議斟酌行之苟有益於國計民生雖費不惜欽此臣隨於二十四日出京至閏四月初十日至徐州適逢河臣在徐隨即傳

旨會同商量河臣亦以為似屬可行其工俟秋冬水落

相度地勢高低估計物料聽河臣逐一詳

奏緣係奉

旨事理合行恭摺

奏覆伏乞

睿鑒施行臣謹

奏

已據齊蘇勒奏過知道了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廣西巡撫臣李紱謹

奏為備陳貪守劣蹟事竊臣仰蒙
聖恩畀以封疆重任日以察吏安民為心而南太慶思
四府土司所隷尤為難治知府非才守兼優者不
能勝任臣到任後加意體訪惟太平知府甘汝來
才守為九府之冠此外慶遠府現在缺員思恩府
平常供職若南寧知府慕國琠則貪劣不堪刻不
可容者也查慕國琠久任廣西向與沈元佐黄之
孝李世孝三人專司廣西捐穀事例人各婪贓數

萬國琠尤貪屬吏受其勒索多至虧空今沈元佐等俱以贓私敗露惟慕國琠獨逃法網自督臣孔毓珣至粵稍加斂戢督臣以為改過論俸調任南寧乃國琠積習不悛謂既經保調不便叅劾貪婪如故因下雷土州官男許乾毓承襲出結索銀二百二十兩又巧為脫卸云將此銀留充修城等用

此等下愚不移之流實另具有肝腸非可以人情度量

於萬一也

臣查外官詞訟私罰銀兩動稱修學修城不報院司無可稽查其實皆入已贓也他如攝新寧州印

以置辦軌事科派致民人軌票鼓譟又風聞因事受陳監生銀六百兩似此貪婪之員臣已特疏題參因念係經督臣保調故復恭摺奏
聞臣謹
奏
如此方見果於懲貪激濁揚清惟宜一秉至公原不容絲毫顧忌稍涉於私也
同日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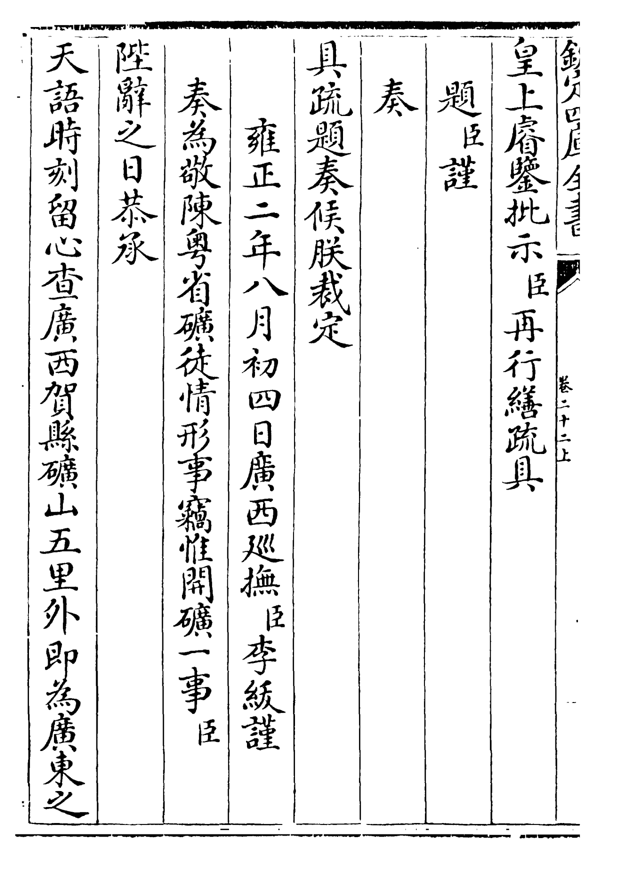
奏爲請均撥貯捐穀以濟實用事竊查廣西捐穀專積於桂林梧州柳州南寧四府開開捐之初實由四府任事之官欲專其利非實爲備荒計也如果爲備荒計自當九府分捐何獨積於四府且桂梧南柳之民不甚加多其餘五府之民亦不甚加少一有荒歉廣西地方遼濶動輙千里移粟移民猝難呼應此所謂有虛名而無實用也至於原收捐價每石一兩一錢發給州縣存貯每石止給三錢

或止二錢四分不敷採買照民價買則官賠累短價發買則民賠累尤非四府官民力所能支臣細思救弊之法請將四府捐穀分貯九府仍照地方大小酌量多寡庶官民賠累以分任而稍輕又臣

前覆

奏墾荒事宜請將捐穀借給牛種九府各有荒地則九府各有墾荒之人勢不能俱就四府借給牛種如九府並貯有捐穀可以隨地借給又近日奉

旨設立社倉督　臣　孔毓珣請將常平倉穀借民取息為本意亦甚善但常平倉穀止四十餘萬而糶借兼用捐穀一百一十餘萬而糶借兩無所用似未為調劑之平若各府均貯有捐穀則以捐穀借民取息為社倉之本而常平倉穀可專存為平糶之用矣蓋一轉移閒而捐穀不憂朽蠹不累官民各府墾荒有資社倉有本較之偏積四府似為妥便可以久行如果　臣　言可擇伏乞



皇上睿鑒批示臣再行繕疏具
題臣謹
奏
具疏題奏侯朕裁定
雍正二年八月初四日廣西巡撫臣李紱謹
奏為敬陳粵省礦徒情形事竊惟開礦一事臣
陛辭之日恭承
天語時刻留心查廣西賀縣礦山五里外即為廣東之

梅嵩汛又數里即廣東連山縣之宿塘寨皆礦徒蟠踞之所眈眈於廣西之大金蕉木等山故督臣孔毓珣撫廣西時有設兵添汛之請臣至廣西即擬奏請嚴禁續聞督臣條陳開礦恐所奏與同有傷協恭之誼因而中止近經平樂府報稱外省無籍可歸之礦徒二百餘人流入蕉木山驅逐不退隨飭賀縣知縣傅齊鄉勇會同富賀營守

備千總三路並進始行退入廣東臣訪聞廣東連山縣宜善司巡檢詳報梅峝宿塘等處礦徒梁老二聚集多人汛兵子弟亦往附合勢難防緝自顧罷職以全性命等語即提臣韓良輔遺札與臣商酌亦深以為憂臣思開礦之舉甚有關係目下即幸無虞將來或恐滋事謹將現在情形奏

聞伏候

聖裁謹

奏

礦沙之利窮民私採猶當禁止何况明目張膽而行之者此中利害朕深知之今既聚衆自立頭目是斷不可一日姑容少寛禁捕者也今將批諭孔毓珣之旨抄録示汝汝等可協力設法嚴禁永令地方無此等事方好須再三留心籌畫而為之慎毋輕忽孟浪凡事悉如此據實入奏纔是此奏朕甚嘉之如宜善司廵檢所言即使少過朕亦樂聞而不加責也諸如此類何妨預防於

未然耶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廣西廵撫臣李紱謹

奏為粵西年歲豐稔事竊查廣西今歲收成臣初抵

任時沿途詢問據云五月小旱早稻可七分收成

及臣抵任後六月七月甘霖時降早稻收完之後

詢之農民實有九分收成至於晚稻初時望有十

分後至八月雨水鮮少穀實少減約有八分然在

廣西農民並稱今歲收成為十年來所未有目下

米價惟逼近雲貴中隔土司最遠之一二州縣每石七八錢不等其餘貴者不過五錢上下米賤之地有賣四錢一石者人民樂業可紓

甚慰朕懷

皇上南顧之懷惟是目下久晴雖晩稻已收於田功無傷然間有種麥之地亦尚望雨兼之久晴風烈時有火災柳州延燒三百餘家臣衙門亦燒去旁邊小竹屋三間現在通飭各屬預備救火之具合併

奏

聞臣謹

奏

類斯等災惟以誠敬省過為禳解之良術更於省中訪

詢

火神廟宇修補完整選擇老成僧道敬禮供奉即可漸

致消弭也

同日又

奏為實陳倉儲穀石事臣查廣西捐穀之始每石三

錢發給州縣建倉之費亦在其中而穀價常在三四錢以上難於購買止以價銀遞相交盤後經接任各撫臣陸續責令買補前任撫臣孔毓珣尤加嚴催雖現在州縣頗苦賠累然倉穀亦十補其九矣臣到任後逐一稽查尚有八九萬石未買臣不時督催又買補四萬石有零尚有四萬餘石未經買補然現在俱經清出價銀十月內可以照數買穀顆粒無虧近准部行巡撫到任限三個月盤查

倉貯米穀造冊保

題若俟十月買穀全完之後具

題則逾三月之限若將未買之穀盡行參出則實非

現在州縣之咎且一月後便可全買無庸多此參

劾臣仰體

皇上如天之仁止求公事無虧不必多參屬吏以示威

猛謹遵三月保題之例具本保

題外仍將現在倉穀實情恭摺

奏明俟十月全買入倉之後臣再繕摺奏

聞臣謹

奏

應如是可謂情理兼備知道了

同日又

奏爲恭謝

天恩事臣家人自京齎回

皇上硃批摺子到粵併齎到

皇上御製賜 臣 詩扇一柄及本匣四個黃袱四件 臣 即
出郊跪迎至 臣 衙門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仰瞻
宸翰龍飛鳳舞捧誦
天章媲美謨誥至於
聖意諄諄奬勵交至悚惶蹴踖莫敢仰承伏念 臣 粗踈
之性廢棄之身仰沐

天恩有加無已去冬蒙
御書賜臣奉國磬心扁額又
賜御書福字今歲復蒙
御書賜臣母壯堂鶴算扁額
奎章照耀子孫世寶今復蒙
御製詩章鈞天廣樂簫韶九成躬承鉅麗之觀謬附允
諧之列豈勝懸懼莫報
高深雲漢為章永昭垂於奕世草環微末矢銜結於此

生為此恭摺

奏謝臣謹

奏

覽奏謝已悉爾實非他人可比務宜屏盡一切私心始不負朕特用之恩兼可成全朕之顏面若絲毫不謹致有紕繆朕殊難以為情也其加意勉之

雍正二年十月初六日廣西巡撫臣李紱謹

奏為恭領

御製叩謝
天恩事臣家人在京恭齎
御批奏摺回南准兵部發給内閣交出
欽頒御製朋黨論東紙卷一通滿漢文各一本到粵臣
即出郊跪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祗領訖欽惟
皇上聰明睿知聖神文武既已立萬古之君極又

頒發訓諭誡飭臣工示萬世之臣極今復以古來積習

人臣狥私植黨者多

特製朋黨論訓誨內外諸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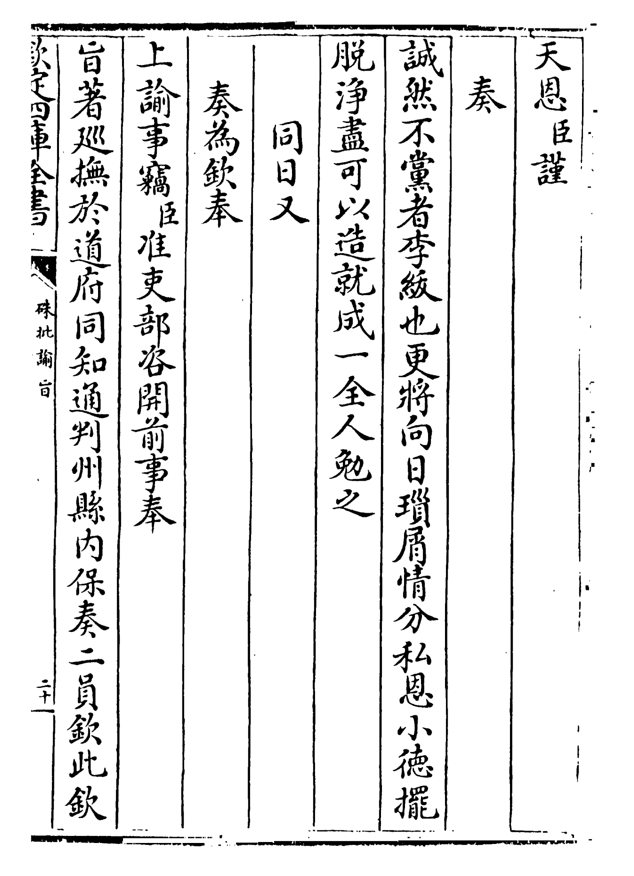
天語煌煌包含五經媲美二典俾植黨者惕然而知悔

孤立者有恃以無恐同歸王道之蕩平共學

聖人之公正大小臣工有所循守而臣性迂拙無助伏

讀

聖製較之羣臣尤深感激謹繕摺叩謝



天恩臣謹

奏

誠然不黨者李紱也更將向日瑣屑情分私恩小德擺脫淨盡可以造就成一全人勉之

同日又

奏為欽奉

上諭事竊臣准吏部咨開前事奉

旨著巡撫於道府同知通判州縣内保奏二員欽此欽

遵
仰見我
皇上闢門籲俊至意臣本愚昧無識又到任未久屬吏未能周知但既蒙
皇上委任封疆之重無日不以察吏為心臣所灼知者止有義寧縣知縣黑天池一人臣昨經
題請調補北流縣在案此一員者才守兼優足當保舉其餘尚有數員守清而才不能肆應亦有才長而守未敢遽信者容臣試看確實再行補

奏一員臣謹

奏

已據保奏超擢為南寧府知府矣朕如此推心信任爾

若忍一毫挾私負朕

上蒼寧不鑒諸況爾乃不由旁人薦舉為朕所特用之人

須以全朕用人之面為念勉之

同日又

奏為欽奉

上諭事竊臣准吏部咨開前事奉
旨著廵撫於道府同知通判州縣内保奏二員此保奏
內不必將朕特用之員保題特用人員内有才守兼
優者不拘人數亦另摺奏聞欽此臣查廣西地方
皇上特用人員甚少惟太平府知府甘汝來一員係
皇上特授之員自到任以來將知府規例盡革一文不
取士民悦服實係才守兼優之員足當保
題抑臣更有請者太平界連交趾固為要地南寧一

府與太平唇齒相依接連廣東高廉瀕海之地水陸交會重於太平鹽徒山盜出沒其間控制土府州縣尤多武官設有左江鎮總兵文職設有左江道兼轄潯南太三府今左江道現在缺員若蒙
皇上特旨再將甘汝來陞補則太平南寧俱可藉其料理矣又南寧知府慕國琠姦貪經臣
題參現今缺員例應調補但此缺甚屬緊要現在應調之員臣俱未能深信此外有候補知府趙庚一

員亦不知才守何如仰懇

皇上於卓異記名人員內

特授一員則南寧得人而廣西南境可藉以撫綏矣臣

謹

奏

照所請行矣

雍正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廣西巡撫臣李紱謹

奏為敬陳戎政事宜仰懇

聖訓事臣蒙
天恩簡任廵撫臣標兩營及城守協標兵丁臣俱有操
練之責除舊有營規照常舉行外以臣愚昧增所
未備共計五條可否施行莫敢自定恭惟
皇上聖神文武備於一身敢懇
聖訓指示以便遵行
一操練宜嚴也凡操練須先定操地令馬步箭及
鳥鎗虛演連環進步并演藤牌單刀俱在臣衙門

箭道施放五子礮及鳥鎗加鉛子演準頭則往小教場合操演陣法則往大教場次定操期每逢一二日操左右營馬箭俱帶演單刀逢三四日操左右營步箭俱帶演藤牌逢五六七八日操左右營鳥鎗九日合操演習行陣十日休息其不值臣衙門操期者仍於本營遊擊衙門操演次嚴賞罰凡馬步箭鳥鎗每中一箭一鎗賞錢一百文連中三箭三鎗者加賞小銀牌一面其馬箭未及放步箭

出行架外鳥鎗施放不響者俱分别回次多寡杖責降革自臣到任後俱照此操練

果如此訓練有何可議

一行陣宜變通也臣初到任閱兵止有四門方陣詢以其餘陣法皆不能知臣查行陣除山路連環陣須挨肩雁翅而進其餘皆行間容行中虛五尺庶便進退不致擁擠但陣法各有所宜四門方陣止可施於平原曠野而廣西援剿常在山谿之間凡背山而戰用一字陣山曲之間用三才陣夾溪

而行用雙龍陣八面受敵用八門陣四圍合攻用圓陣亦曰風雷掃地陣羊腸鳥道用山路連環陣今臣令兩營演習漸知大概惟山路連環陣其法專用鳥鎗鎗分上中下三停一人立放前一人蹲放再前一人伏地放每三鎗齊放一行之人抵三行之衆若路稍寬則兩行雁翅挨肩而進六鎗齊放二行之人抵六行之衆此陣於山路最宜臣今

朕向雖未留心陣法大約不出九宮八陣六花而已閱

令其演習頗已如式又舊鎗半係線鎗不能伏放

所論頗合機宜

今擬盡改為叉子鎗

一單刀宜通習也兵丁無論馬步莫不各帶腰刀然嘗詢之兵丁能用此刀者百無一二是有刀與無刀同也臣初操練詢以單刀之法全標一千五百餘人惟二三人通曉臣令兩營通習今已有五十人精熟其粗通者亦有二百餘人臣立定拔補之例凡拔補兵丁把總除弓箭鳥鎗外須兼習單刀方准拔補今人人學習數月之後可望全營盡

熟再查為馬兵者當知馬上單刀之法為步兵者當知步下單刀之法庶腰刀不為無用此法似可通行天下營伍令皆學習此論有理當諭八旗習之

一五子礮宜添製也臣查礮火之威所向無敵可以及遠廣西猺獞土苗皆善用鳥鎗其鎗較營鎗更長可及百五十步惟礮可以制之臣至廣西查撫標礮位共九十三位内百子礮八十三位五子礮止十位其百子礮裝藥施放甚不便利惟五子

礮一礮頭施放餘四人裝子礮五子互換迭放不窮較連環鎗尤甚敏捷臣擬將營中百子礮盡改為五子礮又置稍尺以規遠近設中針以定準頭而通省協鎮及小營亦將稅羨代為捐造五子礮各十數位即全省軍威加振而猺獞土苗咸知畏懼矣

此一條應具疏題請俟議覆再行

一鑼鍋帳房宜添設也廣西山賊不時出没調兵勦擒行裝必備非有帳房鑼鍋必就村莊借居買

食雞犬之擾不能無矣臣標現有帳房四十頂惟鑼鍋全無現在置辦再擬行查通省營汛俱俟明年稅羨逐一捐添大約每營帳房四十頂鑼鍋四十口即可供二百人之用猝有調撥務令於曠野（可謂允當之至）安營造飯庶村莊永無驚擾矣

以上五條就臣愚昧之見

奏陳可否採用伏乞

皇上批示施行臣謹

奏

如此留心武備殊屬可嘉但須實力行之方有成效

同日又

奏為請

旨事臣查廣西南太思三府西南土司界連交趾沿邊千里既無邊墻間隔田地相連村落相望而土夷積習搶奪刦掠視為泛常現在有安南那陽夷州夷官率領祿州夷兵數百屯於邊境欲與思陵土

州爭那窩村地界雖經臣飛飭思明同知會同弁目前往勘明解散併令新泰營叅將嚴加防守但夷州有中外之分素無文移往來未便行文戒飭臣思安南在藩服中最稱恭順此等爭地之事伊國王亦未必盡知若行文安南國王令其禁戢亦屬甚易查康熙五十九年因商人買銅一事曾奉聖祖諭旨令廣西督撫行文在案臣愚以為將來遇有邉境土夷仇殺搶奪細故舊例原不奏

闢合無此照買銅前事會同督臣請

旨行文安南國王彼此自行禁戢既免啓釁亦不致瑣

瀆

聖聰倘臣言可採臣即會同督臣將思陵州事

題請行文伏乞

皇上批示施行臣謹

奏

甚好會疏具題可也

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廣西廵撫臣李紱謹

奏為據實奏明事臣前月恭摺

奏請均撥捐穀分貯九府奉有

皇上硃批臣謹遵

旨照原摺具

題外中間惟原捐穀價本内未便寫入臣訪聞從前

粤西捐納每穀一石收銀一兩一錢及至發給州

縣每石止給銀三錢其餘八錢聞係當日任事諸

臣私分入已總督一錢廵撫一錢布政司一錢按察司與道員共一錢管捐府廳二錢部費二錢其部費係布政司轉送闗只有一錢到部而院司尚有以空名索取倉收者大約廣西捐納實收銀一百三十餘萬兩僅將三十餘萬兩散給州縣買穀其百萬兩皆當日諸臣分歸私槖而三錢之價除建倉三分實止銀二錢七分雖豐收之年不能買補止以穀價轉相交盤及接任撫臣疊奉部文倉

穀必須本色節次嚴催州縣計無所出則那庫銀
添入穀價以致從無虧空之廣西遍地皆有虧欠
矣臣於摺
奏不敢絲毫隱諱今露章
上聞若並指出原捐收價實數則從前侵欺諸臣不容（既有侵欺則事豈容已）
不究臣思近奉
聖諭特停捐納將來此弊不禁而自無其從前侵欺各
官或可仰邀

現任各官伊等如能自行彌縫完結其事則可以不必
聖恩已往不究又從前管捐諸臣尚有二三人現居封
題參但必密奏以聞
疆之任臣一旦發其舊事恐未合於
此等處不關性氣之和平與否地方上遇應究之事何
皇上訓旨令臣性氣和平協恭辦事之意如
可因循瞻顧此事殊不當推諉
皇上必欲究追則現有原管捐納之府廳今被參霸昌
此數員如應到案質訊具本題奏內黃之孝現今霸昌
道黃之孝雲南鹽道沈元佐及臣所參南寧知府
任內虧項甚多看其光景尚不能完結恐未必有力賠
慕國琠丁憂知府趙世勲現今各在一省懇
補粵省之虧項也爾當酌量
皇上密旨各令督撫嚴取的供合而觀之即得其實矣

臣謹

奏

已將陳元龍王沛憻等發來粵西令其清楚前項不可徒為他人任咎須當徹底查覈慎毋絲毫瞻狥情面勉之

同日又

奏為欽奉

上諭事十月二十六日提臣韓良輔差遊擊金國泰齎捧

皇上硃批摺子到臣衙門臣恭迎捧讀係提臣謹陳撫

綏土民之道勸懲土官之法仰求

睿鑒俯賜訓誨一摺并提臣

奏為提標續造之軍裝告竣營兵教操之武藝漸嫺

謹繕摺奏

聞附陳綏靖地方機宜一摺俱奉有

御批命與臣看臣恭讀

聖訓仰見我

皇上睿慮周詳無微不照既廣大而精微亦仁至而義盡臣謹抄存聽奉遵為法守至於提臣所奏之言臣現在亦次第施行特為之有漸不敢造次上聞今恭繹聖訓竊自幸未甚違戾敬為皇上逐一陳之臣伏讀御批謂勸墾在州縣所屬不可侵占土司地土臣昨題覆開墾本内止議流官六十州縣毫不及於土司

正慮百姓侵占土司地土也又伏讀
御批謂土官相襲已久若一旦無故奪其職守改土為
流誰不驚疑則
聖鑒尤為周到 臣 到任後訪聞土司暴歛心竊恨之然
細求其端半出於不得已土司所親切而敬畏者
惟知府若知府廉能土司即不敢為暴從前調補
南太慶思四府知府時有需索土司因而科斂用
一派十土民不支因而為盜豈可猶罪土司乎數

十年來土司足跡不敢至府畏拘留而需索近日惟太平知府甘汝來到任後盡革規禮土司至府親受約束永不科斂者十已八九而新補慶遠知府劉之項臣再三勸勉彼亦盡革規禮土司至府願受約束者十亦五六若南寧一府再蒙

皇上簡補賢員則舊習未能盡變者惟思恩府耳至於冥頑不化其中容有一二或當如提臣所請稍加懲創然亦不至於改土為流之甚此臣近日料理

土司之大槩約至一年後似可令盡遵
聖朝徳化若夫猺獞所居則在六十州縣流官所轄家
蓄刀鎗收之不勝其收誠如
聖鑒然其為盜亦由貪吏所廹不盡由於蓄鎗但使吏
皆廉吏則盜源漸清而收其鳥鎗之法臣曾與副
將高世定商酌凡猺獞仇殺搶奪者必治其罪因
而收其鳥鎗彼亦無辭其餘槩置不問又特嚴硫
磺之禁彼不得硫磺即有鎗無用庶頑俗可以漸

化而人情亦不至驚擾又提臣請於霜降後拘捕
兇犯伏讀
御批謂國家立法必俟有罪而後加刑若無罪此等事
萬不可輕動此誡
皇上愛惜民命愼重軍機之至意也但臣思提臣所謂
兇犯亦正謂有罪而負固拒捕者耳此事臣亦曾
札致提臣近又洛商督臣廣西仇殺搶奪積案不
清擬欲擇情重之案不服拘捕敢於放鎗恐嚇兵

役抗不到官者稍撥附近營汎協拏葢營汎原有
捕盜之責並非用兵之比然亦懲一警百而已非
敢遇事輒用此旨臣近日斟酌輕重次第舉行之
事據實
奏陳伏乞
睿鑒臣謹
奏
斟酌處頗爲合宜諸凡總在爾等封疆大吏審擇中道

而行也

雍正二年十二月初四日廣西巡撫臣李紱謹

奏為奏明前摺事臣於本年十月二十五日因交阯

夷人與廣西所屬思陵土州爭占地界一事臣一

面遣官勘明解散仍具摺請

旨行文安南國王諭令禁飭邊夷目今尚未奉到

諭旨昨已據太平府知府甘汝來報稱夷人已經退散

又准督臣孔毓珣咨稱業經檄行安南國王等語

葢土司及軍務係督臣專職故臣衙門並無與安
南文移往來舊案而督臣有行文安南之例今夷
人既已解散督臣又已行文是臣前摺所
奏事宜俱已完結恐煩
聖慮理合
奏明臣謹
奏
類斯舉動大約係彼邉方無知小人所為安南國王自

必不知也檄行察詢甚是知道了

同日又

奏為恭謝

聖訓瀝情實奏事臣家人齎回臣前奏恭謝

天恩賜臣

御製詩扇一摺到粤奉有

御批臣捧讀之下感激慚汗竟夕徬徨圖報無地伏惟

皇上以天地生成之德拔臣於廢棄之中寄臣以封疆

之任乃猶上煩
聖慮諄諄訓誨惟恐臣不能自勉
覆載之慈有加無已臣敢不益加勉勵始終一節以報
聖恩以無負
皇上知人之明但臣氣質粗疎不能和平雖蒙
天恩訓誨再三至今未能全改嗣後臣之所行倘有錯
誤跡涉於私或被他人指摘仰懇
聖恩賜臣

如有所聞自當明示於汝汝但放心

明旨或

始終勉此孤立二字一生受用不盡

賜密批令臣明白回奏庶臣心跡得以自明雖孤立而

不懼如臣果有私心絲毫不謹即請

皇上置臣重典以為負恩者戒除臣抄録

御批供奉密室朝夕瞻仰力加勉勵外謹繕摺恭謝

聖訓臣謹

奏

汝與田文鏡二人實難辜負朕恩也於此朕亦頗信得

及但不可恃恩縱恣須愈加敬謹方為真不負耳果若一切行為秉公無私悠悠之口豈能惑朕聽耶

同日又

奏為欽奉

上諭奏

聞雨水事十一月二十七日臣家人恭齎臣前奏粵西年歲豐稔附奏久晴風烈時有火災一摺回粵奉

有

皇上御批仰見我

皇上訓誨臣下修德弭災敬

神愛民悉本至誠實與古聖帝王至誠感神之道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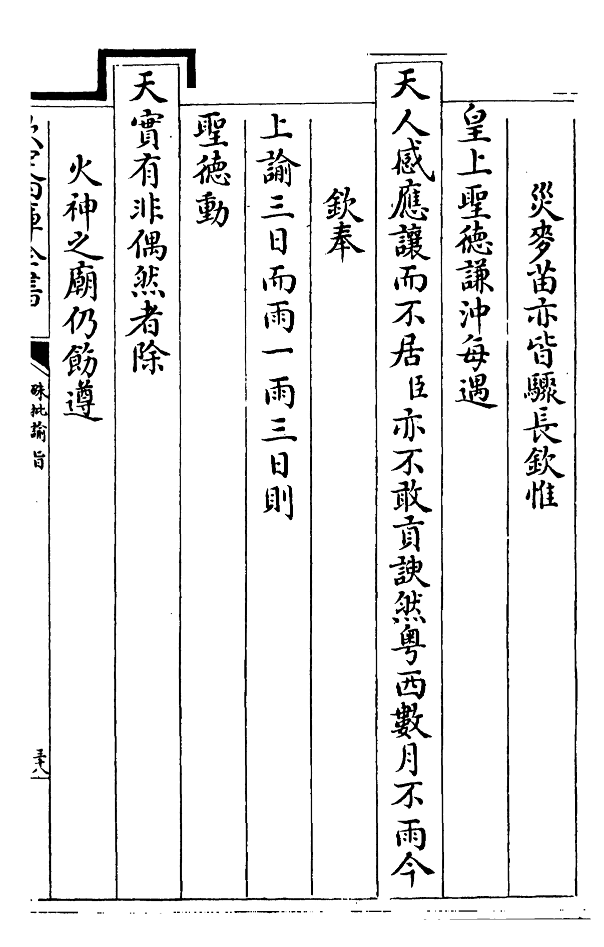
後同揆臣欽遵齋肅修省外即於本日行文九府

六十州縣地方訪問

火神之廟飭令各行設法修理虔恭致祭至二十九

日天忽陰雨一連三日並霈甘霖臣差馬兵四出

查看百里之外俱同得雨普遍霑足不惟可免火



災麥苗亦皆驟長欽惟
皇上聖德謙沖每遇
天人感應讓而不居臣亦不敢貢諛然粵西數月不雨今
欽奉
上諭三日而雨一雨三日則
聖德動
天實有非偶然者除
火神之廟仍飭遵

旨虔修致祭外所有欽奉

上諭及久晴得雨理合奏覆臣謹

奏

敬神弭災之道固當如是然火災有或由人為而致者亦不可不知而防之盜賊輩慮行竊無因則先以硝磺引火之物做成香式暗中然點置於人家屋簷草堆之

上自却潛伏左近伺候火發乘機竊奪似此者往往有之當留心緝拏重懲此亦弭災之一道也

諭巡撫李紱閱爾摺參銷監穀一疏於中大為瞻狥情面矣然在爾分中如是和平料理猶可原恕何也其事日久已歷數任而孔毓珣向為朕所信用之人現居令職執意推求未免亦有干於伊恐招刻薄之議多事之誚耳朕以此諒汝今既奉朕諭旨則不可絲毫仍存私見況陳元龍非無罪之人王沛憻又一無可惜之處自當秉公執法清楚地方公事若少瞻顧或受請託而貽累於已身不獨自取庸愚之辱且大負朕信任之恩矣為

此特諭其勉為之

雍正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廣西廵撫臣李紱謹

奏為欽奉

上諭事十二月初六日臣齎摺家人回粤恭捧

皇上為臣奏廣西監穀一本特頒

硃筆諭旨一道到臣臣跪讀之下感懼交集伏念臣蒙

天恩至深至重乃猶敢瞻顧情面借墾荒為前人開銷

捐穀是臣之罪已不容逭乃蒙

皇上原諒臣心
曲賜矜全謂在臣分中如是和平料理猶可原恕
聖恩高厚實與覆載同其廣大然臣子奉公守法之道
斷斷不敢如是也查廣西捐穀當日管捐諸臣每
石收銀一兩一錢以三錢發州縣而以八錢歸私
橐各屬因不敷採買止以穀價轉相交盤十年以
來經接任撫臣嚴勒買還本色雖州縣受累而捐
穀已十買其九臣到任稽查實止少九萬餘石經

臣嚴催至九月初旬已買補四萬六千餘石其未補者亦俱清出穀價經臣於九月二十八日恭摺奏明至十月內已全數買完其從前管捐諸臣侵欺穀價經臣於十一月二十六日恭摺奏明臣之所奏字字皆實倘臣言有一毫粉飾即懇皇上特遣親信之臣至粵將一百一十餘萬捐穀照數盤查但有虧空臣甘治罪臣之

既據爾如此奏明朕有何不憑信耶

奏請將捐穀分貯九府及將捐穀借給墾荒之人實
為穀石偏積於桂梧南柳四府難於出陳易新將
來必歸朽蠹故為多方籌畫並非敢緣虧欠借此
開銷也今蒙
皇上將陳元龍王沛憻發來廣西徹底清楚但臣愚昧
不知
皇上所謂徹底清楚者或止令清楚穀石數目抑併令
清楚原收捐穀價銀如止清穀數則現在穀已買

足原經手之人可以安然無事如欲將原收捐價

各官侵欺百萬之銀徹底清楚則從前管捐之府

廳除梧州知府李世孝外其餘現在各省原任南

寧知府黄之孝現在直隸原任柳州知府趙世勲

現在廣東原任桂林同知沈元佐現在雲南原任

桂林通判慕國琠現在廣西四人中惟雲南路遠

已諭各省將該員等發往粤西聽爾審訊到案時看伊

猝難訊問此外仰懇

等光景若竟不知悔過自責則予以徹底清查毋留餘

皇上特下諭旨令直隸及兩廣督臣查取黄之孝趙世

地或猶知畏懼則酌量其力之厚薄定數追賠以為地
勲當日收捐穀價及發給州縣穀價中間侵欺若
方公用苟可如此辦理則當密結此事總在爾相機為
干的實口供移交付臣仍懇
皇上諭臣嚴取慕國琠口供三處合證即當日侵欺實
之朕不執定成見也密之至所議將捐穀均貯九府借
給糶荒之處該部已遵前旨駁覆矣可再詳悉具疏題
數毫無可遁矣至於糶荒諸款皆巡撫職所應為
奏
誠如
聖諭臣仍盡心料理其捐穀應否均貯九府可否借給
糶荒俱聽該部議覆奉
旨之後臣再欽遵施行其徹底清楚捐穀一案伏候

皇上批示臣執法究查斷不敢絲毫瞻顧再查王沛憻
在粵居官所行甚是平常但管捐布政司係現任
福建撫臣黄國材理合聲明臣謹
奏
黄國材今現膺封疆之寄當行文密詢姑存其體可也
雍正三年二月十六日廣西巡撫臣李紱謹
奏爲徹底清查倉穀事廣西捐穀奉
旨發陳元龍王沛憻二人來粵徹底清楚倘有不清著

臣即據實參奏欽此臣查廣西捐穀經臣補足保
題之後又經臣繕摺
奏明本無不清之項其不清者開捐之時所收穀價
原管諸臣中間侵欺之銀幾及百萬而今日當欽
遵
聖諭徹底清楚者也此捐納底數臣到任即已查出俱
一一節次具摺
奏明特以無可發覺之端未便露章上

聞今雖奉

旨發陳元龍王沛憻二人來粤徹底清楚但二人俱係

有職大臣難於窮究故臣於前覆

奏欽奉

上諭摺内懇乞

皇上勅將管捐府廳究問茲王沛憻到粤即將原管捐

諸臣及收銀發銀實數移咨到臣是當日侵欺之

實既已顯著臣即飛章

題奏庶便清楚再查當日烹分捐銀之數臣近日再

加訪實督撫每石一錢所得各十一萬七千八百

餘兩惟藩司每石三錢五分所得不下四十萬兩

此事雖在屢

赦之前然赦罪例不赦贓庫帑理宜清楚臣受

恩深重不敢聽人囑託務必徹底清楚但在事諸臣黨

援甚多恐郵遞或有捺擱臣特用火牌專差馳

奏合併陳明臣謹

如此方是一毫不必疑畏果能自信無私朕可許爾槩不妨也諸凡總宜秉公酌中而行

奏

已有旨諭部矣

雍正三年二月十九日廣西廵撫臣李紱謹

奏為推廣

皇仁以弘文教事欽惟

皇上以聰明睿知之資敷文武聖神之治崇儒重道

臨雍講學所以加意右文者無所不用其極猶

念及於直省應試童子有人文最盛之州縣

特令增小學為中學中學為大學大學比照府學葢從

來未有之

曠典也臣查粵西雖地處偏僻難比中土所稱人文

最盛之州縣應試童生多者不過數百人然較之

從前業已加倍亦仰體

皇恩會同督臣學臣

題請廣額在案抑臣更有請者

皇上振興文教務使四海之內咸被

天恩故人文之盛止各就本省較量在僻遠之方童生應試止數百人者亦得稱盛若通天下計之則盛之中有尤盛者以臣所聞若江南江西浙江湖廣福建此五省所屬一州縣中童生應試有多至四五千人者今北方五省及雲貴川廣等處應試童生每州縣不能滿千亦得仰邀

聖恩廣額五名三名而江南江西浙江湖廣福建等處大州縣應試童生多至四五千人亦止廣額三五

名似屬推廣

皇恩者尚有未盡臣敢仰懇

聖恩勅下直省督撫學政諸臣查明所屬州縣應州縣

試止及二千人以內者俱欽遵

聖諭小學改中學中學改大學大學比照府學酌量加

增其有多至三千四千五千人者自二千以上於

一體廣額之外每二百人加增一名庶人文尤盛

之州縣童生上進之途益廣而我

國家菁莪棫樸之盛直軼三代而上之矣事關
皇上特恩臣不敢露章謹繕摺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臣謹
奏
此事大用商量文風不盛之省分正宜加增額數以鼓
舞其上進之心朕意係偏中之公爾所論乃公中之偏
也且一時亦難酌定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本年二月二十四日據太平府知府詳報傳聞安

南內亂有奸棍潘騰鳳詭稱係安南國從前莫王

子孫私入內境僱募懶漢土民護送往安南等語

二月初九日又據龍州吏目千總等聞有奸徒所

招二百餘人在崆村地方隨往趕散拏獲莫廷等

八人二十五日續據思恩府知府稟稱潘騰龍向

潛住歸順土州頭目黃把勢家又有該土州衙役陳亂彈等先已招有口外土夷數百人在交趾高平府屯聚俟黃把勢人到同送莫夷歸國黃把勢於去歲十二月十三日帶數百人由化峝前往安南為土目等發木刻傳齊土兵驅逐黃把勢逃至湖潤寨復被土民驅逐已經逃回歸順土州　臣現在嚴飭各道府根究查拏提　臣韓良輔亦差弁兵查逐其事已經解散查安南內亂雖無確信而奸

徙召募土民情節頗有關係臣等先事防閑內釁

已消不致上廑

聖懷矣臣謹

奏

知道了全在爾等審度輕重相機料理其莫黎二姓原係世仇朕昨詢之安南使臣皆隱諱其情不以實對總之惟料理我內地為是

同日又

奏為奏明變色米價事臣於雍正元年奉
旨在天津衛截留漕糧内有南昌幫變色米二十二船
經臣
奏明交倉場督臣估色變價另買好米入倉至雍正
二年三月臣往天津督運所囤漕糧遵
旨設法另買好米交倉俟變色米賣出價銀補項内有
江西運丁解補雜費銀七千兩先係變色米價銀
墊用後因時值青黃不接米價騰踊約計止須添

銀二千兩足補墊項此外約可餘銀五千兩臣於
覆
奏運米事竣摺內聲明此項應存直隸道庫以充公
用而守道桑成鼎力懇免
奏謂截漕一事初擬賠銀數萬今多方區畫不動錢
糧已出意外若再
奏出贏餘銀兩將來辦差者難乎為繼況變色米尚
未賣完銀數餘否未定等語臣觀其意似欲混行

開銷堅執不允但銀存天津衛庫臣於銀錢不過

稽其數目始終原不經手即聽直隸撫臣

奏明以充公用可也比臣發完所囤米石而變色米

尚未賣完即蒙

天恩將臣補授廣西巡撫臣聞

命進京

陛辭馳驛往粵天津存銀不復與聞至九月十二日臣

在京家口至粵云道過天津有截漕贏餘銀兩係

守道令衛守備張傑轉交臣家口船帶至廣西令

臣自行

奏明作何公用臣不勝駭異即於九月二十八日差

家人齎摺慶祝

萬壽附摺

奏明因事屬直隸公務銀由直隸發來將摺送直隸

撫臣李維鈞會同

奏明而李維鈞以事係守道經手俟查明再行將摺

暫存彼署比臣家人由京回粤至保定詢問曾否

奏明而撫臣以入京慶祝

萬壽尚未回署臣於十一月内復差家人齎摺進京併

令其至保詢問值撫臣又以慶祝元旦進京無由

詢問至今年二月十八日臣家人回粤始知原摺

尚未

奏達臣思此銀係守道遝桑成鼎所收始焉懇免

直省之餘銀豈有解交粤省之理爾自應不解其意見

奏明繼欲混行冒銷比臣不允又復遠交至粤不知

出何意見臣謹繕摺具
奏併將臣去歲摺子現存李維鈞處者抄錄摺底恭
呈
御覽至贏餘銀五千兩現已至粵解回直隸則八千里
解費甚多可否如臣原摺所
奏即存粵西為開墾荒地修建水利之用抑或仍行
解回直隸伏乞
皇上批示施行臣謹

奏

此一事大奇乃伊等誣揑欲傾陷汝也年羹堯來京陛見時奏汝巧取此項適李維鈞亦在都中朕因不信其言向李維鈞降旨云李紱斷不為此舉李維鈞解會朕意即回奏云李紱原未全吞論理此項伊可以入已伊因路遠止取數百兩以作盤費其餘未經交發仍為伊封好收貯在彼但伊應將此項奏聞纔是朕隨諭李維鈞既如此爾應寄字詢明看李紱作何回覆此彼時之

言也殊不料伊等蓄意如此朕今始洞悉矣爾若根基不牢則已墮其術中大約皆係年羹堯之所指使但此等作為朕頗不解其意何居鄙哉小人實為可愧前項既經伊等送到粵西朕又已了然明白爾留於粵省以充公用可也斯事伊等可謂失策堪發一笑

雍正三年六月初九日廣西巡撫臣李紱謹

奏為欽奉

上諭事二月二十二日臣齎摺家人回粵奉到

上諭一道臣恭展捧讀

上諭廣西巡撫李紱提督韓良輔近聞貴州諸苗之中狆苗之弩最毒藥有二種一種草藥一種蛇藥草藥雖毒熬出兩月之後即出氣不靈蛇藥熬成數年可用然單用蛇汁其毒止能潰爛仍有治蛇之藥可醫更有一種蠻藥其名曰撒以此配入蛇汁敷箭其毒遍處週流始不可治聞此撒藥係毒樹之汁滴在石上凝結而成其色微紅産於廣西泗城土府其樹頗

少得之亦難彼處蠻人暗暗賣入苗地其價如金苗
人以為至寶爾等可著人密行訪問此樹必令認明
形狀盡行砍挖無留遺跡既有此藥亦應有解治之
方更加密密遍處訪詢如有解毒之方即使寫明乘
驛奏聞欽此臣即於本日密檄行令思恩府知府泗
城同知及泗城土府三處嚴飭即刻查明毒樹速
令砍挖仍飭速覓解毒之方又於次日差標員恭
齋

上諭送交提臣韓良輔恭閲以便協同料理訪問施行
兹據泗城同知林兆惠禀稱訪聞狆苗弩箭用藥
各别苗用百草尖所熬狆用藥母配入蛇汁查藥
母即係毒樹汁曬成凡樹之汁土人皆名撒撒為
汁之土音故有汁之樹名撒在狆家名㓻弩之藥
曰礦漢人名之為藥母今此藥已得其色帶紫但
此藥雖有泗屬土人販買賣入苗地其樹實出於
左江地方業經差人徑往太平等處尋訪今於隆

安地方覔得其皮葉枝幹矣至解藥之方遍處細訪已得有解治之方并敷治之法但其藥味尚未全得且係草藥其名皆土音其形狀不能辨識已覔能熬解藥之人往山中採取俟藥味齊備早職即偕之赴省面稟一切所有訪得解救之方先行列單呈電等語臣伏思解毒之方雖已覔得而藥物非他處所有亦非他處人能識應俟該同知採齊藥物併帶製藥之人至省臣再加面試然後奏

聞但臣欽奉

上諭令臣將解毒之方乘驛奏方留覽採得藥時送來其製藥之人可以不必

聞必有所用今既須兼採藥物併須製藥之人自應先

將解方奏

聞恭請

皇上指示將人藥發往何處使用以便人藥到時遵照

施行至毒藥撒樹已於左江所屬南寧府隆安縣

橋建村覓得三株俱高八丈圍一丈四五尺皆已

伐倒其餘自當遍行搜砍但左江地方千里深山密林多人跡不到之處恐難盡去其種然軍中製有解藥即有毒樹亦可無所患矣所有解毒藥方

雖不能盡去無遺於人跡可到處竭力砍伐淨盡根株亦大陰功事也

另摺附陳臣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欽奉

上諭事雍正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准戶部咨欽奉

上諭訓誨督撫諸臣

天人相感之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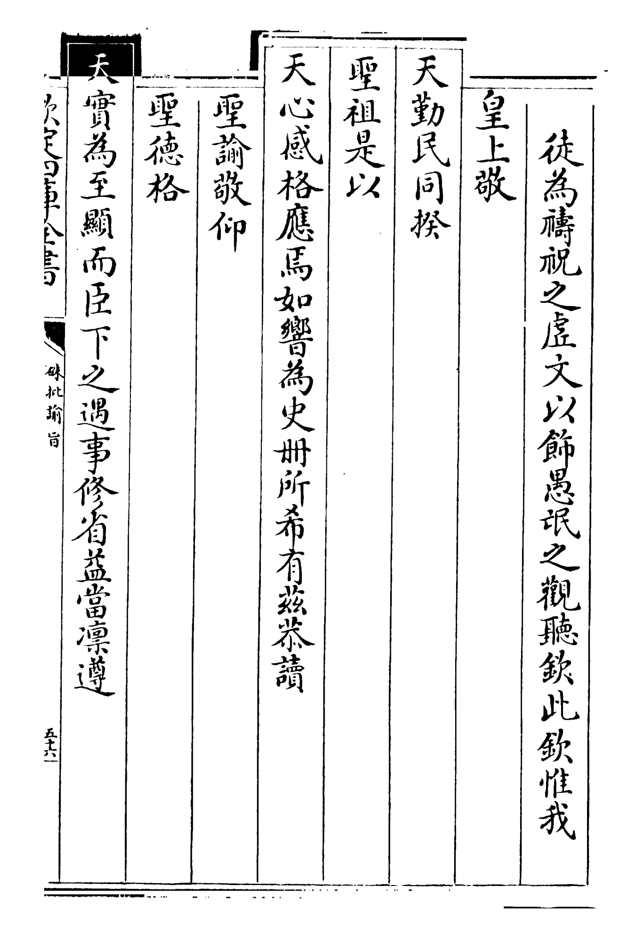
皇上上承

帝鑒有求輙應如山西河南地方三春少雨

皇上齋心虔禱甘雨應時霑足仍

諭督撫等於地方纔覺有水旱之事即據實速奏庶朕

可及時修省爾督撫等亦宜省咎思過勤求民隱勿



徒為禱祝之虛文以飾愚氓之觀聽欽此欽惟我
皇上敬
天勤民同揆
聖祖是以
天心感格應焉如響為史册所希有兹恭讀
聖諭敬仰
聖德格
天實為至顯而臣下之遇事修省益當凛遵

聖訓實心奉行矣至臣所屬廣西地方今歲雨暘時若早稻已卜十分收成米穀價值較去冬不甚增長人民樂業合併陳明臣謹

奏

覽奏粤西豐熟情形深慰朕懷此皆爾清正自持撫巡有方上感

天和之所致勉之既蒙

上蒼賜兹嘉應當益加敬慎切毋高興自恣

天人相感之理實分毫不爽惟賴一誠相通耳

同日又

奏為欽奉

上諭事臣准吏部咨雍正二年十二月十八日舅舅公

隆科多散秩大臣都統拉錫轉傳

上諭外官家中有蓄養戲子者著督撫細心訪察密奏

等因到臣臣伏讀

上諭按察使白洵終日以看戲為事諸務俱已廢弛欽

此臣即行按察司查明該司署内現在有無戲子曾否驅逐據實具文詳奪仍照洛内欽奉

上諭事理即便移行各道府一體欽遵查照通行嚴禁取具各印結另文彚報隨據按察使白洵詳稱本司署内原有雜唱家僮五六人今既蒙

聖主洞察不即將洵嚴加處分乃特頒

上諭通行申飭本司感激涕零惶悚無地所有戲子已於未奉部文之先盡行驅逐等語復據該司取到

各道府不敢蓄養戲子印結彙繳到臣臣查向來

外官蓄養戲子因而怠於職守者處處有之誠如

聖明洞鑒自

皇上御極以來勵精圖治中外臣工莫不震動恪恭聲

樂宴遊積習漸已改變而廣西窮僻蓄戲之官尤

少至於按察使白洵臣初聞其家有家僮數人教

習歌唱然自臣到任後時加察訪並未聞其演唱

令欽奉

上諭遵即通行查禁茲按察使白洵詳稱未奉部文之前業經驅逐併繳道府印結前來雖恭奉
皇上諭旨驅逐者免其奏知但查白洵係
特旨指出之人所有驅逐戲子緣由理合恭摺
奏明臣謹
奏
知道了白洵之居官為人究竟如何之處據實奏來聞伊總不勤於政務惟以游嬉為事此言確否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本年二月初旬太平思恩二府界連交趾之土司

地方有奸徒潘騰龍冒認交趾莫王子孫流言交

趾內亂因有奸徒黃把勢陳亂彈等招集土夷懶

漢以護送莫夷歸國為名隨經各地方流土員弁

趕散未及出境臣與提臣嚴飭文武查拏其太平

地方聚集之人當即拏獲經臣於二月二十九日

繕摺

奏明其思恩府所屬奸徒亦經差委文武員弁將為首之黄把勢陳亂彈等先後拏獲其餘隨從之人俱係無知愚民臣俱檄令該管知府責逐惟潘騰龍一名未獲現在嚴拏其人亦係愚妄小民無足深究此事已經清結理合

奏明至安南内亂之説臣細加採訪實係流言並無此事合併附

奏臣與提臣現在嚴飭廣西文武先事防閑遇事即

與消弭不致遠厪

聖懷臣謹

奏

所奏已悉封疆之內極宜整理振作至於安邊柔遠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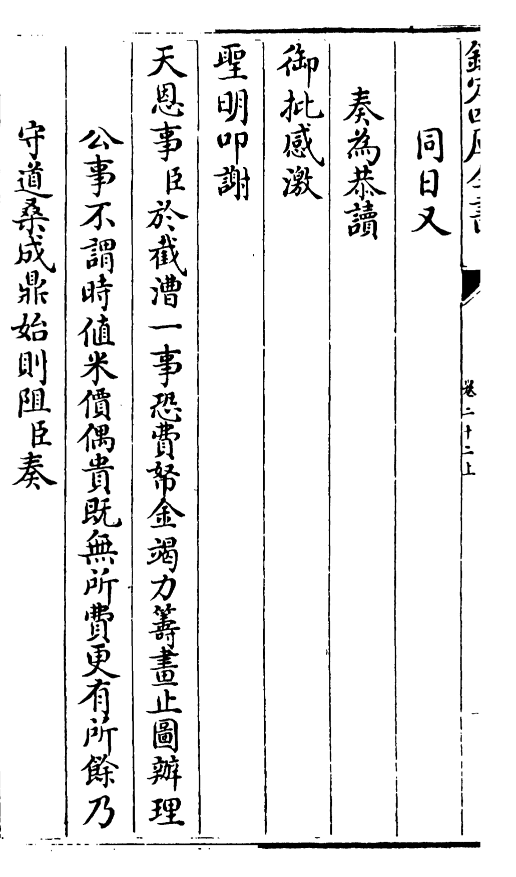
忌貪利圖功須當慎之又慎

同日又

奏為奏明擒捕獞蠻事臣查廣西猺獞從前素稱淳

樸自甲寅乙卯後地方大吏專事姑息搖獞漸無忌憚肆行刦奪臣至粵時稽查舊案有刦擄大盜而十年五年不究者良善之民無所赴愬若平樂府屬修仁縣之十排跳梁尤甚攻刦鄰村聚衆拒捕民不得耕臣與提臣韓良輔商同發兵捕緝仍先各差千總一員持示再三開諭勒獻首犯而抗頑如故臣因發標兵協同提標及平樂協兵張威並進獞賊不敢拒敵始各逃竄隨據賊巢之木料

村分路捕緝仍大張告示止拏賊首餘黨許令自
新今渠魁盡獲十排民慶樂土盜賊屏息俟審擬
後再行具
題外緣係發兵捕賊理合
奏明至兵丁糧餉賞犒所費無多俱臣等捐給辦理
臣謹
奏
知道了料理允協甚屬可嘉


同日又

奏為恭讀

御批感激

聖明叩謝

天恩事臣於截漕一事恐費帑金竭力籌畫止圖辦理

公事不謂時值米價偶貴既無所費更有所餘乃

守道桑成鼎始則阻臣奏

聞繼欲混行開銷比臣不允又將銀遠寄粵西臣實茫

然莫測其意惟據實

奏明而已及恭讀

皇上御批乃知係人捏成陷局臣跪讀再四感激涕零

不獨陷臣之局情景如繪莫逃於

聖明洞鑒之中而微臣迂拙之誠乃蒙

皇上信其斷不為此臣不知何修而得遭逢

聖主幸免讒謗之禍自今以後惟有加慎加勤始終一

節以仰報

天高地厚之恩於萬一而已至年羮堯所以惡臣實由
雍正元年臣任吏部右侍郎議叙捐造營房一事
彼時人情不無趨炎之意因首名即係年富意欲
照軍前効力從優議叙臣實酌議內地捐銀不比
進藏人員之苦止應比照捐例議叙其事因吏部
主稿而部中秉筆例屬右侍郎臣因秉筆定議而
年羮堯痛詆九卿切責吏部欲令九卿改稿臣堅
持不從因不果改是以年羮堯益切齒於臣矣若

守道桑成鼎品本卑微臣曾面
奏其人性貪不可重用昨歲梧州副將張傑到粤日
遲臣訪問其故實因過保爲守道拘留云副將雖
係
特恩卓異係彼轉詳務須重謝究轉十餘日勒立千金
借券然後放行由此觀之是無往而不用其貪矣
臣受
恩深重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謹繕摺

奏謝附陳受陷之由無任感激悚惶之至臣謹

奏

此等懷私陷人宵小之輩

天理昭昭徒自害耳究竟何益愚昧之行殊屬可憐之極

但坐觀其報可也

同日又

奏為清查捐穀分肥實數事臣欽奉

上諭令臣將原管捐穀諸臣分肥實數徹底清查經臣

摺

奏請令直隷江南雲南督撫查取原管捐府廳黃之孝吳元臣沈元佐等口供臣亦將現在廣西之原管捐府廳趙世勲慕國琠查取口供已蒙

俞旨飭行令在粵之趙世勲慕國琠業已取供在案訪聞在雲南之沈元佐已經病故而直隷江南二處尚未准咨到黃之孝吳元臣口供訪聞陳元龍扶同黃國材密囑黃之孝令其冒認分肥銀數黃之

孝因身家狼狽無所顧惜已經冒認又將黄之孝口供分送吳元臣慕國琠等令其扶同冒認臣訪聞確實即於五月二十六日於慕國琠處追出伊等私送黄之孝供底在案查各省分取口供原欲互相印證以清分肥實數今臣尚未准到直隸督臣咨文而黄之孝供底已私送至粤是明欲扶同朦混即使咨到黄之孝吳元臣等口供亦不足憑矣臣擬即據趙世勲慕國琠口供及先經臣取到

原領穀價各州縣口供即行分析數目清楚一面

移咨福建撫臣黃國材一面

題覆謹先繕摺

奏明再臣細訪捐穀一事黃國材所得為多今雖未

便據為一定而衆口皆同合併奏

聞臣謹

奏

於此一事料理甚屬公平此種情節不待爾奏早有憑

據在朕處發來爾看即明若不秉公難免波累也審明之時朕自有處斷

雍正三年七月十三日廣西廵撫臣李紱謹

奏為首郡亟需表率仰懇

特用賢員以資治理事竊照廣西桂林一府為省會要地宣上達下實九郡之倡今知府章克讓丁憂員缺應歸部選但首郡繁劇非才守兼優之員未能勝任臣前於

陸辭時將候補同知王沛閶

奏請帶至廣西經臣

題補柳州府同知又經臣委署太平知府俱極勤慎

明敏允屬賢員倘蒙

皇上將王沛閶

特授桂林知府則要地得人而臣亦可收臂指之助矣

伏乞

睿鑒施行臣謹

奏

已有旨諭部矣

前所進解毒藥方甚效揩留覽

同日又

奏爲據實奏明賢員事竊臣於本年正月二十五日

准吏部咨欽奉

上諭按察使白洵終日以看戲爲事諸務俱已廢弛直

省府道以上至督撫提鎮若家中畜養戲子者著該

督撫奏聞欽此 臣查按察使近在省城若果終日看
戲廢弛政務 臣豈至漫無覺察若有所覺察豈敢
少為姑容除欽遵
上諭即行查按察使白洵併通行廣西府道以上嚴加
查禁併取具各府道欽遵不敢蓄養戲子印結到
臣 臣隨於六月初九日繕摺覆
奏至十九日准吏部咨欽奉
上諭閒廣西按察使白洵居官懈怠不能勝任著調回

另用這員缺著甘汝來補授欽此臣查白潢看戲之說臣初到任時聞署撫臣韓良輔曾有此言細加訪問緣白潢足瘡告假十餘日署撫臣疑為簡慢故加責備其實自臣到任以來一年有餘並未聞其看戲諸務亦無廢弛今欽奉

諭旨即飛檄左江道甘汝來速赴按察使任辦理但臣伏查白潢居官勤慎操守尤清直省司道中甚為難得雖欽奉

諭旨調回另用但似此賢員若置之閒散實為可惜臣

受

恩深重不敢緘默將屬員好處隱諱謹據實奏

聞臣謹

奏

知道了白洵優劣總屬耳聞朕從未見其人到京一見

諒不難鑒別也

雍正三年九月初七日廣西廵撫臣李紱謹

奏為奏明擒捕獞蠻事竊查廣西猺獞因向來姑容漸肆頑梗臣到任後細加察訪則修仁之十排天河之三疃為尤甚除修仁十排臣於五月間咨會提臣發兵擒捕渠魁盡獲已經恭摺

奏明外今查天河獞蠻在福祿里上中下三疃周圍八十里萬山重阻窟穴為奸自康熙六十一年至雍正二年殺擄之案積至二十三件臣屢行該管文武勒拏而負恃險阻一犯莫獲臣經查確三疃

獞蠻窟宅各在隘口之內依巖附峒深林密箐難於搜捕但所種之田俱在各隘之外趁秋稼黃熟未收臣咨會督臣提臣調發漢土兵丁直至蠻峒斷其收穫若能自投到案許以免死從寬審結今各案為首獞蠻一十一人先經病故三人餘八人俱已自投到案現在振旅而歸至於兵丁所過地方雞犬無驚所用糧餉俱臣等捐給緣係發兵捕蠻理合

奏明臣謹

奏

閲奏深慰朕懷辦理得宜可嘉之至

同日又

奏為奏明雨水情形事臣查廣西今歲雨暘時若年

歲十分豐收經臣繕摺

奏明在案茲於八月十七十八兩日大雨如注山水

驟漲至十九日連綿未已臣即日於城隍廟建壇

虔誠祈晴至次早復步至城隍廟行香當即晴明開霽水亦漸落但桂林處廣西最高之地故水發驟退猶恐下流或有淹損臣即飛檄九府查明雨水情形陸續據各府州縣詳報到臣除桂林慶遠等府地勢既陡水漲即退民居田禾毫無損傷外惟平樂蒼梧桂平象州等數州縣沿河小民竹屋被水衝壞其近河水田亦有被淹減損收成者臣倡率各該府縣將民間被淹竹屋捐助修理漸已

安定其沿河水田所淹無幾計算全省收成仍屬九分以上現在人民樂業不致上廑
聖懷緣係雨水驟發理合
奏明臣謹
奏
今歲各省雖皆有一二處水患仰賴
上蒼慈佑除直隸外各省收穫俱屬豐稔朕實感慶不盡

同日又

奏為欽奉
上諭清查捐穀事竊查廣西捐穀侵肥數目臣遵
旨將現在廣西原管捐府廳趙世勳慕國琠二員嚴取
確供在案又分檄行查原領穀價州縣各供俱在
案其侵蝕肥己各有著落而直隸江蘇等處所取
黃之孝吳元臣等供遲延未到故先繕摺請
旨擬即據現在所取各供分別侵肥數目一面覆
奏一面移會黃國材庶奉

旨事件不致遲延乃蒙

天恩批示又將沈元佐底冊併發到臣臣謹欽奉遵行

外臣近准直隸督臣咨送黃之孝口供與臣所追

出供底不同乃知黃之孝尚未盡依他人所囑但

臣曾詰問慕國琠趙世勳二人所有供底何處得

來一字不異據慕國琠稱係陳元龍所送據趙世

勳稱係黃國材舊幕賔現在提臣衙門黃曰瑚者

所送臣思

天語煌煌寛諸人分肥之罪不許朦混欺隱而伊等所
為如此即使衆證俱明不加面質恐黄國材所得
爲數既多未必一一全認今准部文知照蒙
皇上復將黄國材等發來粤西將來面質之下應無遁
情矣此案先擬即行覆
奏今既奉
旨將黄國材等發來面質應俟諸人到齊訊實再行具
題臣謹先行恭摺

奏明臣謹

奏

所奏是將此事秉公審理明白俟接任撫臣到後再赴

新任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硃批諭旨卷二十二下

臣永瑢恭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鈴

校對官中書臣胡紹基

謄録監生臣張若湘

硃批諭旨卷二十二下

硃批李紱奏摺

雍正四年正月初十日廣西廵撫臣李紱謹

奏為修理省會城垣事臣蒙

天恩簡任廣西廵撫初入粤境經由全州見城垣倒塌過半比抵任閲城則省城亦多坍頽亟宜修補隨經行查通省則各屬城垣皆有損壞復經提臣查

明移咨到臣雖未詳盡大畧相同約估需銀四五萬兩費無所出臣因恭疏請將倉穀糶三出陳易新取其羸餘以供修城之用值清查捐案部議格而未行惟是省會城垣尤為緊要不容中止費用仍無所出臣衙門每歲有橋稅茶果銀八千兩向為撫臣公私之用臣到任未及二年盤費應酬共用過銀二千六百餘兩其餘俱充公用并賞兵課士置造本標軍器等項及捐造通省營協五子礮

鑼鍋帳房又修建書院纂修省志留餘無幾惟雍正二年九月内直隸守道桑成鼎將天津截漕變色米價餘銀五千兩寄送到臣經臣

奏明蒙

皇上硃批留充粵西公用臣即將此銀陸續發交桂林府桂林縣將省會城垣公同料估修理於雍正三年十一月竣工又城内窩棚礮臺欄柵亦俱修理完固計共用銀五千四百六十兩零臣謹繕摺

奏明再臣曰內將次離粵所有茶果公用銀兩除公私費用外尚餘銀一千二百兩臣仍發存藩庫為廣西將來公用合併聲明臣謹

奏

城垣為地方保障亟宜修理動用前項可謂以公完公洵屬允協

同日又

奏為查明捐穀分肥實數事竊查廣西捐穀有名無

實首尾不清奉
旨令臣徹底清查臣當即遵
旨行文查取管捐府廳及領價買穀州縣口供在案大
概雖明尚有參差難定之處復蒙
皇上將黃國材等俱發至廣西質問雖沈元佐之子與
家人不知當日情事所供與雲南原咨相同又准
署直隸督臣洛稱黃之孝行至滄州病故而吳元
臣亦至今未到但黃國材實係總理捐務之人逐

一咨詢與陳元龍互相質問於當日情節更爲明白臣謹叙具全供分别加看恭疏

奏覆計廣西原捐穀一百一十七萬八千二百五十石每石收銀一兩一錢共收過銀一百二十九萬六千零七十五兩内除每石穀價三錢五分建倉五分實無浮冒共用銀四十七萬一千三百兩外餘銀八十二萬四千七百七十五兩均屬分肥之數臣逐一分析以便著追亦更無疑義惟梧州府

管捐知府李世孝已經病故無可稽查尚有同管捐納同知趙彖彝一員係浙江人遺漏未開臣於原捐實收底冊查出隨咨詢陳元龍據覆稱止聞陞任知府在雲南地方已經罷官至今未見回籍猝難咨查臣謹將梧州府捐項比照南寧府沈元佐印冊分別追賠庶有著落詳具疏内又江南咨送桂林府管捐知府吳元臣一供與從前傳送黃之孝假供相同中多冒銷難以憑信又本人至今

未到未便懸案不結只得據伊所供將冒銷之銀
著落追賠查吳元臣年老昏瞶妄聽傳送假供浮
冒開銷固無足惜但銀數多至六萬餘兩其浮冒
之數臣細加訪查實非知府所得偏久廢之員不
能賠補則此銀仍難清結應否再取確供乞
皇上於臣覆疏批示飭部施行再臣細察陳元龍黃國
材二人情辭尚知感
恩畏法應賠之項俱各承認甘賠其原任府廳趙世勲

慕國琠二人經臣將傳送黃之孝假供追出亦知畏法不敢如吳元臣朦混冒銷合併

奏明臣謹

奏

爾於此一事可謂秉公執正實屬可嘉至吳元臣之項爾既議定著落該員追賠該部若不議駁朕亦不便慮其不能賠補而復特為飭諭也此案可以將就完結

同日又

奏為請

旨事竊臣於雍正三年九月二十日准吏部咨奉

旨直隸總督員缺著廣西巡撫李紱補授李紱將廣西

省陳元龍等捐納倉穀查明清結再起身赴任欽此

又於十一月二十八日恭奉到臣

奏摺内

御批令臣俟接任撫臣到後再赴新任欽此查捐穀一

案已經逐一查明分别著落現在繕疏

題覆又聞接任撫臣汪潍將次抵粵臣欽遵

諭旨俟接任撫臣入境之日交代事竣即赴新任但臣

遠違

天顔已經三年戀

闕徼誠廹切擬於至保定受印視事三日後即趨詣

闕廷恭請

聖安跪聆

聖訓為此繕摺先行

奏明臣謹

奏

到任料理十餘日諸務粗定之後來京見朕朕亦正欲

見汝

雍正四年五月初十日直隸總督臣李紱謹

奏為恭報雨水併二麥情形事竊查今歲春間雨水

霑足自四月二十日以後至今兩旬天氣晴明麥

苗益盛漸次黃實據九府六州各屬申報到臣並

稱今歲二麥十分茂盛本大穗長為十數年來所

朕實為畿內黎元慶幸今歲

未有旬日之後即可收穫所有二麥情形理合循

上蒼之垂佑也

例

奏報現在惟大名府屬之魏縣於四月初十等日漳

水驟發近漳河十餘村俱被水淹又元城縣當魏

縣下流有近漳河十餘村俱被漳水所淹漳水原

天下事亦何能期必萬全近河村落偶被浸漫在所不

免但宜碓助輕重情形為要如果損傷不多爾等地方

入衛河以致河間府屬南皮青縣之間亦被河水

官力能救濟則不必具題總在爾斟酌行之

漫溢月堤又廣平府屬之威縣於四月十六日晚

有十二村被冰雹損壞麥苗臣俱委員查勘損傷之處一面飛飭借給農民倉糧俟水落雹化即令補種秋禾毋致小民失所至大興宛平二縣於四月十九日亦有微雹片刻即止臣時在南海淀立即分遣兵弁四出查明田稼並無傷損合併附

奏臣謹

奏

圓明園經三次雨雹朕甚為驚異幸皆無礙禾稼此係北地每見之事大概雹之為災不過一條一片非比旱潦之災地方廣闊也

凡百但只據實入告絲毫毋隱候朕酌量批諭爾庶使

遵奉而行此奏朕甚嘉之

同日又

奏為請

旨事臣查丁銀一項即古時力役之征

國家定例五年編審一次稽查戸口仍造具滋生册

籍進呈

御覽所以重民生恤民力也第每逢編審之歳民間派

費甚多有里書里長之費有州縣造册之費有院

司道府吏書紙筆之費有部冊之費有黃綾紙張
解冊諸費悉向里戶公派廹索甚於丁糧各省皆
然而直隸尤甚臣查直隸丁銀業已照糧均攤是
編丁之增損與一定之丁銀全無關涉而徒滋小
民繁費似宜斟酌變通臣伏見
皇上愛民深切安愈求安
特諭直省臣工力行保甲現在九卿會議俟
命下之日一體欽遵臣因思編審之法五年一舉雖意

在清查戶口尚未能稽察遊民不如保甲之法更
為詳密既可稽察遊民且不必另查戶口自後請
嚴飭奉行州縣於編排保甲時逐戶清查實在人
丁自十五歲以上毋許一名遺漏歲底造冊申送
布政司彚齊另造總冊具

題進呈

御覽冊內止開里戶人丁實數免列花戶則簿籍不煩
而丁數大備其向來編審之例在直隸永行停止

則戶口既清擾累亦省誠為兩便如果臣言可採

伏乞

皇上批示以便另疏

題請

勅部議覆施行臣謹

奏

詳覽所奏甚近情理但其中利弊尚不透悉爾即具疏

題奏廷臣議覆時朕再酌定

雍正四年六月初十日直隸總督臣李紱謹

奏為請

旨事臣准兵部咨為欽奉

上諭事怡親王等咨稱雍正四年五月初三日將侍衛

分别帶領引

見奉

旨賈國玉王忠劉應元郝文士周士逵孟尚志王朝聘

張徳明李起龍此九人各發回原保之人欽此相應

知會等因前來查王忠係原任廣西廵撫今陞直

隸總督李紱所保之人相應遵

旨發回該督可也等因到臣准此臣查王忠本籍陜西

祖任叅將從征雲南戰歿王忠幼孤長隸廣西撫

標食糧拔補把總四年人頗忠誠勤慎臣遵

旨放以千總保送蒙

恩給與藍翎行走年餘今奉

旨發還交臣是否仍補千總令其效力抑或作何補用

効力之處臣未敢擅便伏乞
皇上批示施行臣謹
奏
朕此番察取者技勇弓馬出征効力之人並不計論其
祖父功勞及為人之誠實也此九人皆不合式所以發
回將王忠亦發回廣西撫標仍以千總補用
同日又
奏為恭報二麥收成分數事竊臣據各道府并直隸

州將所屬二麥實收分數陸續呈報前來查霸昌通永二道所屬收成約有十分九分其低窪之地亦有七八分者永平府屬收成約有十分九分其薄地亦有收七八分者保定府屬收成約有十分九分安州一帶窪處或六七分不等河間府并直隸天津州所屬收成約有十分九分其窪處稍薄亦有八分正定府并直隸五州所屬收成約有十分九分近山一帶地薄亦有七八分順德廣平大

名三府屬收成約有十分惟沙壓之地止有六七
分宣化一府所屬山地瘠薄高者止九分八分薄
者七分臣查今歲二麥處處豐登訪之老農並稱
數十年來莫盛於此雖宛平涿州等數州縣俱有
冰雹不過十數村莊惟五月二十八九兩日雨水
過大近河之地被淹稍減豐收之數臣謹另摺
奏明所有各屬報到二麥豐收分數理合繕摺奏
聞臣謹

奏

今歲麥收迥逾尋常總因雨澤霑足之故真可謂

天恩優渥也

同日又

奏為報明雨水情形事竊臣查今歲二麥豐盛民人

歡呼收穫實稱大有之年乃五月二十八日大雨

連綿至二十九日勢尚未已各處河水驟長臣即

前月二十八九日景象實令人可憂可畏據奏爾不過

於二十九日下午在城隍廟董壇祈晴三十日黎

至廟
祈禱朕則日夜望空叩首懇禱豈止數十百次食
明臣親至廟祈禱是日得晴至今俱未下雨麥已
不下
咽頭額盡皆腫赤荷蒙
全收惟近河之清苑蠡縣安肅高陽祁州新安完
蒼感
應霪霖頓止觀此陰陽愆和之由過在我一人也
縣安州無極霸州保定等州縣各有沿河十數村
期共
加修省勉之慎之
莊收穫未完之麥以及秋禾俱被淹損現在逐一
令歲
直隸若猶言災則無不災之年矣頃冰雹微傷山
查勘雖以直隸全屬計之不過百之一二未致成
陜河
南山東皆間有之
災然被淹之民不無困苦除社穀係民間自為積
貯之項飭令借給加意軫恤有不敷者併令將常
平餘穀酌量添借務令補種秋禾不至失所至所

酌借之穀今歲大勢豐登秋熟自能全完且為數

甚少似可無庸

題請所有各州縣被水情形理合

奏明臣謹

奏

常平餘穀通融酌借甚好但必令被淹之民得沾實惠

毋為貪吏姦胥之所侵冒為要萬不可以君子之心度

小人屬員亦何可盡信至囑至囑若不實遵朕訓加意

訪察將來波連受累雖悔何益率真自信之人往往有此疎慢之失朕故諭及至於待人接物好惡不可偏徇是非切莫預定勉之誌之

雍正四年六月十六日直隸總督臣李紱謹

奏為據實奏明事雍正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恭蒙

皇上將大理寺右少卿臣吴隆元敬陳管見一摺交臣

臣回署後即將摺內事理另行飛飭該府縣查勘明確妥議詳覆去後茲據大名府轉據魏縣知縣

查稱漳水遷徙不常向從廣平府成安肥鄉等處分流嗣於康熙五十四年間流至魏縣護城堤北水發之時一望俱成巨浸年甚一年已成河身曾經具詳前院蒙批漳水無定望其他徙等語是以未經

題豁今於雍正三年十月間又具詳懇請已蒙勘明河流地畝造冊申送在案又堤南羅兒莊被淹地畝俱已造入請豁河流冊內等因到臣正與吳隆

元所

奏相合但吳隆元未知該府縣已於去年詳請勘明

現已造冊申送也至別查涸出之地以抵豁免之

糧臣細查漳水向由廣平府之成安廣平等縣東

行其經由魏縣因康熙三十八年於魏縣北路開

挑支河一道大勢日漸南徙遂至魏縣護城堤北

是魏縣原無舊淹今涸於出之地無可查抵容臣

另行廣平府查勘確報以抵豁免之糧所有奉

旨發交詢查事理理合據實

奏明併將吳隆元原摺恭繳臣謹

奏

據奏已悉

永定河明壽之奏已交怡親王令其教導之矣滿員中

如明壽者即為不可多得之人現今卿班內不及伊者

頗多魯論云才難不其然乎密之

雍正四年七月初一日直隸總督臣李紱謹

奏為據實陳情仰祈

睿鑒事竊臣與河南撫臣田文鏡素不相識但向蒙

皇上批臣奏摺謂臣與田文鏡皆

皇上特用之人臣私心感奮固不敢不自勉亦望田文

鏡撫綏一方克有成績以無負

九重知人之哲及臣今歲赴任道過河南始聞其誤信

上蔡令張球賢否倒置蒙

皇上俯詢沿途官吏賢否不敢不據實陳

奏然所參者張球而已至田文鏡止謂其性情僻闇非謂其狥私而故用仍請
不過如發與爾看之諭救之而已更有何詞以救之耶
皇上敕撫臣自行審察蓋欲其補偏救弊同効力於
國家而已今蒙
聖恩委曲教誨將
御批田文鏡諸摺
賜交臣覽臣跪讀再三徬徨感激不惟仰見
皇上訓誨臣下之苦心併得闡千古用人之要道返而

自思豈惟田文鏡於賢否倒置即臣所舉錯豈敢

自謂無失哉但田文鏡始終以張球為賢以汪誠

若無此句汝可免護短之愆

為劣則猶未免護短偏執未能仰體

據汝此奏則過在李紱而不在田文鏡也何也從來知

皇上之教也臣所聞張球劣蹟固不止此二事即田文

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知屬吏者莫若上官汝既非豫

鏡之賢否倒置亦不止此數人今蒙

省督撫無舉劾之責彼二員之賢否實與汝風馬牛不

皇上教臣不可因一二屬員致傷和氣臣亦不敢更置

相及有何所據而為如此議論耶

一辭但田文鏡謂黃振國之事謂臣造作浮言又

朕意汝當感不當辯若不能無辯則是所謂強詞矯飾

謂臣袒護同年則立說甚巧而實未合臣不能以

諭云道吾非者是吾師不但不宜仍存芥蒂即行路之
無辯也凡獄囚報病必印獄各官勘驗醫生出結
人亦當為感泣有何不可解釋又何故而不可解釋朕
斷無誤報之理若無病而報病必有致死之謀此
於此覲汝縱有大臣之才實乏大臣之度也
人人所通曉黃振國之無病報病即非巡撫主持
亦係知縣迎合且其事經伊孫呈控按察司批查
開封府親驗巡撫
題參通國皆知何待過路之人代為宣播至於已丑
同年共三百三十三名當時已不能盡識榜下一散至
今十八年音問不通如黃振國邵言綸等臣至今

不能識其顏面何似且田文鏡知臣所稱之汪誠

為己丑進士不知臣在

皇上前奏其虛浮鑽刺之張玢亦己丑進士也奏其阿

附撫臣之陳世倕亦己丑進士也臣在廣西特叅

之孫來賀亦己丑進士也豈有科甲不敢再叅之

理此一事臣謹遵

聖訓不敢更存絲毫嫌隙所有恭奉到

既有此一語何必為前半篇喋喋之辭而見輕於朕

皇上訓誨諭旨謹繕摺叩

謝併田文鏡諸摺一併恭繳臣無任感激悚惶之至

臣謹

奏

汝瑢奏張球之語朕至今未露之於田文鏡也

雍正四年七月十一日直隸總督臣李紱謹

奏為恭報雨澤事竊查直屬地方今歲二三四月得

雨州縣經臣節次

奏報五月係收麥之期正需晴明

畿南四府俱於五月二十前後二麥全收並未遭雨
濕損惟
畿北州縣麥收稍遲沿河十餘縣因五月二十八九
等日雨水過大近河村莊稍有淹損俱經臣繕摺
奏明目下麥已收完秋禾向茂正需甘雨據各府州
縣呈報前來有於六月十五十六十七日得雨者
有於六月十八十九日得雨者有於六月二十一
及二十七日得雨者俱自二三寸至五六寸不等

臣查此番所得雨澤正值青苗遍野之時西成可
望大有農民無不歡悅實我
皇上敬
天勤民感召之所致也所有各屬得雨日期臣謹繕摺奏
聞臣謹
奏
必政和始望年豐卿之力實居大半何得盡歸功於朕
耶期共加勉毋怠

雍正四年八月初一日直隸總督臣李紱謹

奏為約報秋稼豐登情形事竊臣查今歲直隸二麥

十分收成先經臣具摺

奏明今七月望後秋稼將收據直屬各府州縣約報

秋稼情形俱稱十分茂盛咸慶豐年但直隸地方

遼濶河道交貫夏間雨水過驟就中亦有被水村

莊積水不散者尚需補救雖為數不過百之一二

無損於豐登之盛然不敢壅於上

目前秋汛朕甚憂慮亟當謹慎防備

聞現在報勘成災者共七州縣每州縣或數村或十數村不等臣復委員覆勘如臣等力能捐賑即無庸題報近日又有數州縣報生蝗蝻臣俱飛飭該管文武各官盡心撲捕其滋生稍多之處又委員助撲現據報到故城雄縣元城大名清河清苑等六縣俱已撲滅尚有阜城河間景州獻縣等四州縣正在撲捕又山東地方界連清河之臨清州界連景州之德州等處亦有蝗蝻臣已移會山東撫臣協

爾自應處置得宜

蝗蝻初起可以人力消弭惟當嚴督撲捕但民愚多不肯盡力爾其勤飭有司毋令因循怠玩

力飭捕務絕其種今歲蝻生甚遲秋禾將收白露

將降自不致貽害禾稼無庸具

題理合據實附

奏臣謹

奏

去冬人言今春當防蝗蝻蓋為水涸之後魚子化生而

論朕彼時即預定蝗蝻之生斷不在今春何則去歲水

發於夏秋已過魚子之候也至今歲水發太早朕深慮

四五月間水退之田蝗蝻生在夏秋若七八月間再加以霖潦則水退之田蝗蝻生在明春今果然矣目今撲捕救濟自不待言而明春之虞尤當思患預防切記毋忘

同日又

奏為恭謝

天恩事臣接准部咨奉

旨將巧稱倉穀出借各官悉行解任將臣嚴飭等因到

臣竊思臣於糶借倉穀一事既不能稽察屬員之巧飾虧空反為伊等欺朦具
題代請又不候
旨即令各屬擅自給發甚屬愚昧罪無可逭乃蒙
皇上天恩不立將臣罷黜止著飭行聞
命之下感愧無地
聖恩寬大臣所蒙受獨逾等倫自今以往雖竭盡駑駘而實莫能仰報

高厚於萬一理合繕摺恭謝

天恩臣謹

奏

朕不憎人有過惟深惡不悛改者凡百處當領悉此意

同日又

奏為奏明事臣前欽奉

皇上諭旨近日不知從何處發端有無賴光棍咒咀毀

謗投帖倡惑汝當留心密訪如拏獲其人追究根源

密摺奏聞欽此臣隨即密加查訪經今數月除天津州民郭允進素有瘋疾刊貼妄語已經刑部拏究此外更無造言生事之人近日有鑲黃旗人王三格據稱係內務府倉官向年有祖遺圈地坐落滿城縣轉典與縣人孫含夫冉鐸等取租至雍正三年三格欲占回原地將孫含夫及佃户等毆辱占奪地租今歲三月含夫赴保定府控告未及審理至六月間王三格懼罪因冉鐸吃齋鄉人稱為老

道遂告冉鐸邪教聚黨自稱教主以含夫等為將軍總管等語臣即行按察使將所控數人立即拏到夾訊再三毫無影響冉鐸等吃齋奉道並無多事之處而三格借詞奪地誣陷平人實有應坐之條但三格倚恃倉官雖一無指證而詞不輸服臣現在洛部轉洛內務府將三格是否倉官暫行革退以便審實酌量發落此事與造作妄言雖非一類然事關首告理合嚴究確實洛部完結謹先繕

摺請

旨批示施行臣謹

奏

三格甚屬可惡宜加倍嚴懲以警刁誣倉官非官彼自

名之為官也殊可發一大笑

雍正四年八月初四日直隸總督臣李紱謹

奏為請留應用之員以濟營工事雍正四年七月二

十九日准工部咨開奉

旨莽鵠立奏請將金世忠馬駿雲阮德升等三員俱留營工辦事著照所請行天津盖造營房原係直隸地方官之事莽鵠立不過協同辦理乃李紱到任以後漫不經心從前派出料理之員到工未久旋即回任其在工辦理者不過經歷吏目微員二三人以致工程遲滯甚屬不合李紱近來固執已見自以為是著嚴飭行欽此等因到臣臣跪讀

聖諭不勝悚惶愧懼臣受

聖恩深重乃於緊要
欽工料理遲滯雖蒙
天恩寛宥止於飭行臣自顧溺職之罪實無地以自容
伏查天津建造營房臣於商酌繪圖料估請動錢
糧等事隨到隨辦未敢停擱一日其委辦人員亦
羽檄交馳未敢少緩臣於四月二十六日回任即
於五月初四日檄委通判董漢儒廵檢任予榮二
員六月十七日復委訓導蘇炳經歷劉衡珠典史

郭恒趙枚潘伯盛等五員六月二十二日復委吏目徐汝懋一員六月二十九日復委同知楊在魁一員七月初六日復委因公星誤情願自備盤費前往營工效力之原任知州李敏德原任知縣傅樹崇朱亨衍管鳳苞候補知州馬遷等五員前後共委過辦事官十四員所委月日俱在莽鵲立具奏之前現有案卷可據内惟楊在魁候清交盤蘇炳候送科舉俱須事畢赴工又任子榮潘伯盛未

報起程現在查參外其餘十員未聞有赴工而輒

歸者若滄州知州李升德獻縣知縣程材傳暫到

復歸原止委令料估並未委令辦工以上各員除

現任者臣例得徑委外其降調候補及有事故聽

候開復者臣仍另疏

題明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臣謹

奏

觀汝惟一派好勝爭辯朕甚輕汝之大臣氣度況此係

諭部飭行之事何乃具摺奏覆亟當加慎汝之出處與

衆不同實難勝任四字未必能保優游於林下恐一敗

塗地汝之身家性命且置勿論可惜朕一番破格簡用

之恩也

雍正四年八月十六日直隸總督臣李紱謹

奏為據實奏明事竊臣欽奉

諭旨令各省督撫布按二司各保居官好者一人欽此

臣自到任後半載於茲深惟察吏所以安民於直

屬各員細心察訪惟清苑縣知縣王游才守兼優

實為直屬州縣中第一即擬將王游遵

旨保舉因細查王游係奉

特旨由阜城縣調補清苑之員今欽奉

上諭除從前曾經密舉及

特旨補授各員外始准保舉王游雖止對缺調用亦係

特旨補授故臣未敢保舉至王游而外查有晉州知州

閻堯熙才守亦優臣已繕疏將閻堯熙保舉但王
游才守更為出衆不敢不據實上
聞臣謹
奏
王游以縣調縣何云朕所特用如題本尚未交發仍將
王游保題為是
同日又
奏為衿棍揑災科斂横肆公庭事竊查直隷保河文

霸一帶地居最窪今年夏秋之間大雨時行不無
被淹之處當據各州縣申報俱經臣飭司委員會
勘尚未到齊各屬人民安静無辭惟大城士民向
來刁悍緣伊等子弟多充内監目無官長中有生
員王存敬者尤為積棍乃敢科斂銀錢為赴保揑
控水災之舉知縣李先枝因該縣地方係子牙河
下流向來積水勘不成災將王存敬等斂錢揑控
情由據實詳報而王存敬等不自愧悔輙敢率領

鄉愚數十人喧閙縣堂毀壞門柵當有大城營守備前至縣衙查詢王存敬等仍横肆不已該守備協同縣役將為首之王存敬等七人拏獲收監具文申報臣現飭布按二司將王存敬等提至保定嚴審俟審明律擬具

題外所有矜棍揑災横肆情由謹先繕摺

奏明臣謹

奏

此事朕亦聞之當嚴審定擬以懲惡習切勿偏袒士子以沽虛名其應處分者當盡法處分

雍正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直隸總督臣李紱謹

奏為請

旨事竊臣查得直隸地方仰蒙

皇上加意民生

特命怡親王總理水利營田建萬世之鴻業垂無窮之

令聞誠自古所未有也臣伏思水利營田事體重

大而臣所任衙門為直隸地方總滙之區一切動用工費効用職名毫無案卷將來驟難遵守臣查護理水利營田印務一官隨同怡親王料理一切事務實為協辦大員伏懇

皇上勅令侍講臣陳儀按察使臣張璨將所辦事體俱行移報臣衙門備卷或止令臣移行查取備卷庶功成之後地方官原委洞悉辦理之時易為遵守臣一得之愚是否有當謹繕摺恭請

訓旨批示施行臣謹

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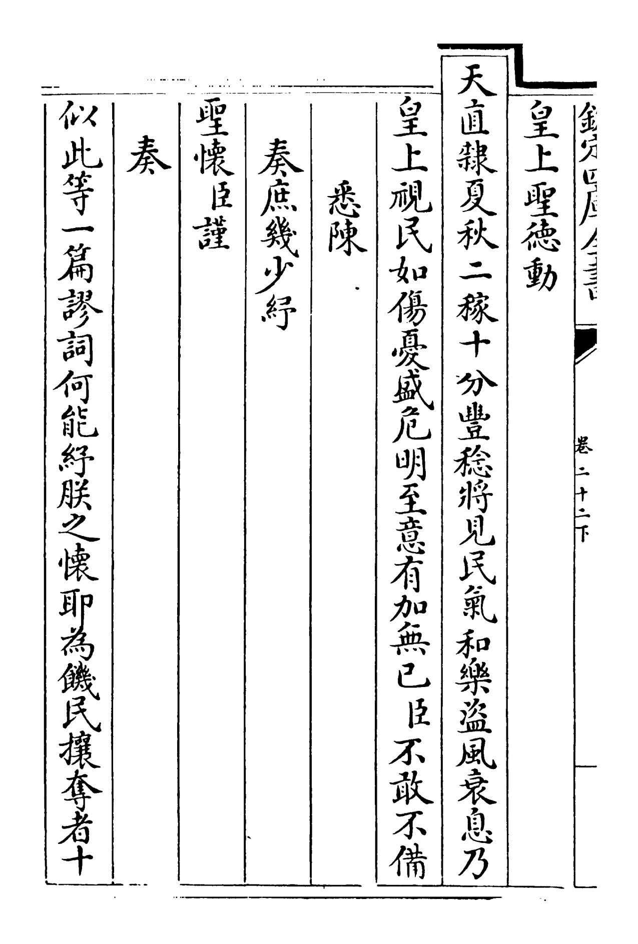
怡親王所辦理之事何用爾衙門備卷爾等大臣為朕任用雖百千聚集一處朕倚賴未必如王一人也勉之必效法王之屏盡私心純然忠愛以受朕如是見信庶不負為人臣一生之名節也

同日又

奏為實陳直屬盜案以紓

聖懷事竊緣直屬盜案稍多
皇上特頒諭旨恐有積盜未除嚴申盜案舊例誠制治
保邦防微杜漸之
聖謨也臣伏查地方失事定例四個月捕緝再加遊限
一個月共歷五個月始叅疎防比至審
題常在一年內外臣准到部文欽奉
上諭即將所叅疎防案件逐一清查計今歲所叅共一
百案其失事月日實係去歲八月以後至今歲三

月以前共八個月内之案現在未叅疎防者共十六案内四月及五月十五日以前共十二案自五月十五日以後二麥既收之時至今八月實止四案再查二麥未收以前盜案雖多經臣逐一親審其為饑民攘奪者十有八九然皆以刦盜題叅者蓋戢盜所以安民既不容稍有寛縱又文武必須畫一而該管鎮臣往往不俟文職審明即先糾叅此盜案所以過多也伏惟



皇上聖德動

天直隷夏秋二稼十分豐稔將見民氣和樂盜風衰息乃

皇上視民如傷憂盛危明至意有加無已臣不敢不備

悉陳

奏庶幾少紓

聖懷臣謹

奏

似此等一篇謬詞何能紓朕之懷即為饑民攘奪者十

之八九屬員欺飾之語豈可槩信近聞山西有名數起
夥盜潛入直隸界内今已訪有頭緒俟其就獲之後朕
還爾百案悉與饑民搶奪無涉每事被人所欺而不覺
察如何其可
同日又
奏為欽奉
上諭事雍正四年八月初六日准吏部咨前事八月初
三日奉

旨朕聞知縣牟懿居官聲名好故降旨調來引見今已
在途病故甚屬可憫著直隸總督李紱料理令其旅
櫬早歸並行文江南廵撫張楷將伊家口照看資送
回籍該部知道欽此等因到臣臣當即欽遵飛飭涿
州知州詢明已故知縣牟懿家人商酌料理仍將
起程回籍日期併用過銀兩報臣隨據該州呈報
牟懿於六月初一日病故當即面同伊子貢生牟
曰堅料理妥當即於六月初三日護送回籍去訖

除臣一面行文咨明山東撫臣陳世倌行知牟愁本籍外所有貢生牟曰堅已經護送伊父牟愁旅櫬回籍情節緣係欽奉
皇上恩諭事理理合
奏明臣謹
奏
雖已起程回籍仍當遵旨差人資送路費俾其旅櫬早歸故里此處殊失朕優恤之意況係由部敕行之事應

具本題覆

雍正四年九月二十二日直隸總督臣李紱謹

奏為恭報秋禾收成分數事竊照直屬秋禾今已豐

收經臣通行確查兹據各道府將收成分數陸續

呈報前來查順天府屬收成實有九分至七分不

等永平保定河間三府屬收成實有十分至七分

不等宣化府屬先因各處間有雹災稍減分數正

定府屬亦間有冰雹又秋雨稍遲亦微減分數實

有九分至六分不等順德府屬亦因秋雨稍遲收成分數與正定同廣平大名二府屬收成實有十分至七分不等其直隸冀州趙州晉州定州深州天津州併各所屬收成俱實有八九分至六七分不等以上所報分數俱照地畝計算若分別肥磽俱屬豐收惟宛平霸州大城良鄉武清安州高陽新安雄縣任邱津軍廳晉州天津州靜海等州縣廳所有地勢低窪之處因去年積水未消又今歲

閭有雨水驟發以致淹沒田禾俱經臣委員會勘一面加意撫恤在案臣覆查完平等一十四州縣廳各被水成災實共計村莊四百六十七處此等民人在初冬尚可傭工謀食惟十二月正月二月嚴寒沍凍工作難興資生無策必須就近煮賑方無失所之虞此煮賑之費查臣衙門每年有鹽務飯銀八千兩又臣前於盤查司庫之時有布政使德明節存平頭銀一萬兩在於庫內經臣查出詢

問據稱已

奏明作為存庫充公之項臣思公用莫急於恤民應

將此銀動用同臣衙門鹽務飯銀共一萬八千兩

充為煮賑之用倘有不敷容臣酌為

奏明量行借糶則被水之民不致失所而此等被淹

之地可以無庸

題報矣伏乞

皇上睿鑒批示施行臣謹

奏

料理甚屬允當德明節存之項應於此處動用但不可因非正項而不嚴加察覈令貪污官吏任意侵蝕以致窮黎不沾實惠則虛負此舉矣

同日又

奏為直屬衝繁請留賢員事竊臣遵

旨保舉晉州知州閻堯熙荷蒙

天恩即令陞補山東青州府知府臣伏念

畿輔重地較之外省更為繁劇尤需能員辦理除闔

堯熙已奉

特旨不敢懇留外現有經臣摺

奏之清苑縣知縣王游欽奉

特旨與大名府知府曾逢聖一同引

見現在給咨令其赴部外臣查王游固屬才守兼優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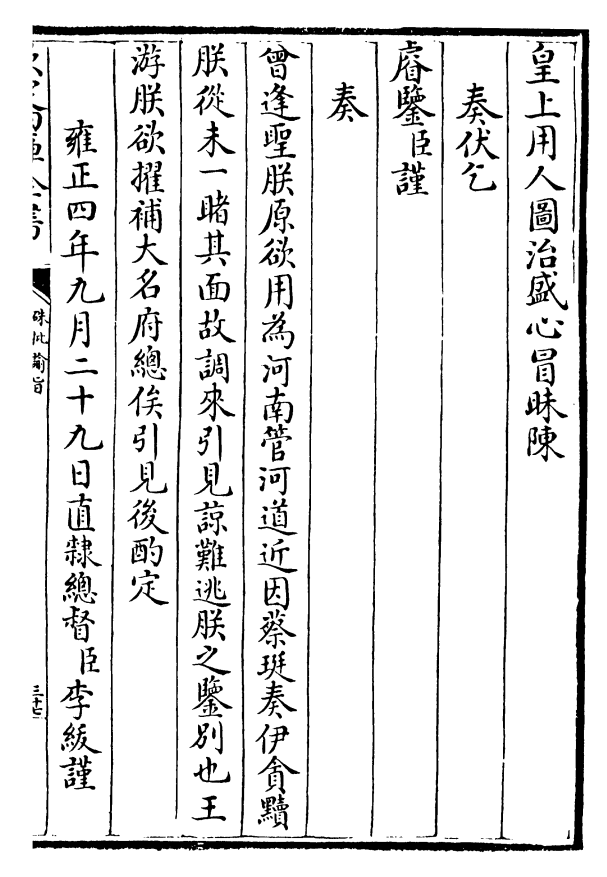
曾逢聖三任直隸亦屬才能素著之員今俱蒙調

引

見仰懇

聖恩仍留直隸原任庶臣得收臂指之助再查直隸現有天津州知州陳雅琛已據告病經臣細查陳雅琛由卓異陞轉人甚耿直實無甚病特以年逾六十而天津州衆為衝繁不勝劇任故以病力求解退倘蒙

皇上將陳雅琛調補晉州將王游陞補天津州則人地相宜各盡其用臣謹仰體


皇上用人圖治盛心冒昧陳
奏伏乞
睿鑒臣謹
奏
曾逢聖朕原欲用為河南管河道近因蔡珽奏伊貪黷
朕從未一睹其面故調來引見諒難逃朕之鑒別也王
游朕欲擢補大名府總侯引見後酌定
雍正四年九月二十九日直隸總督臣李紱謹

奏爲歷年私借兵餉據實奏明酌除陋例事臣查倉
庫錢糧俱應正收正支私借多闕即屬違例惟兵
餉一件各省有歲暮借支陋例雖多寡不同而不
借之處甚少今查直隸官兵俸餉撫標三營併正
定等營俱於冬季關餉之時預借次年春季俸餉
仍於次年四季扣還稽察歷年案卷除康熙四十
二年以前難於稽查外四十三年以後每年循例
借支今歲理應設法酌減以漸而止但今歲因春

夏米貴官兵稱貸度日負累更多難以酌減請自
雍正五年為始每歲減借一月三年減完永停借
支庶兵無驟行停借之苦官無私行借給之罪理
合據實
奏明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臣謹
奏
此事當照舊例而行斯乃天下通行之弊是弊也而成

例矣何以除為次第酌減之說亦可不必

同日又

奏為奏明事竊臣據東光縣知縣稟稱九月十八日

有

欽差刑部侍郎牌委江南淮安府知府劉之項追趕淮

關任滿監督慶元船隻到縣卑職遵即會同劉知

府將慶元家口所乘大小船六隻盡行截住併拏

獲慶元之總管康二家人孫應仲等押同在船搜

查得大包銀三十七包小包銀一包眼同康二孫
應仲開包兒明共計銀五萬九千五百兩現在同
委員看守在船其餘各項皮箱內貯貨財物件甚
多尚未查清合先稟報定奪等情到臣當即於另
詳批發布政司飛飭將銀兩貨財等物逐一查明
封固造具清冊并取收管送查仍將康二等交給
來員押赴淮安收審一面將慶元家口人等查明
造冊詳請給咨解部去後復據束光縣詳稱九月

二十一日淮安知府劉之項業將慶元船隻貲財併家人康二等十三名帶回淮安審訊其慶元家人康二妻黄氏等共三十四名口擬合詳請給咨

批示遵行等因到臣當批藩司立即查明造冊呈請給咨解部外理合

奏明再查前據河間府知府阜稱於任邱縣隨同

欽差内大臣公馬爾賽等追獲慶元事理業經馬爾賽等具

奏無庸瀆陳理合聲明臣謹

奏

所奏知道了如慶元之忘恩負德豈有不遭天譴之理即慶元之敗露亦大奇事想爾等自有所聞也似此辜負朕恩之報可留心細看㨗如立竿見影又如葵斑朕不料乃一粗率輕薄言過其實之人且局量褊淺舞巧弄智滿腔私欲被朕已看破八九爾當絶而遠之莫被連累

雍正四年十月十二日直隸總督臣李紱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臣齎摺家人回保恭捧到

皇上賜臣

御書唐臣魏徵十思疏一幅臣即出郊跪迎至署恭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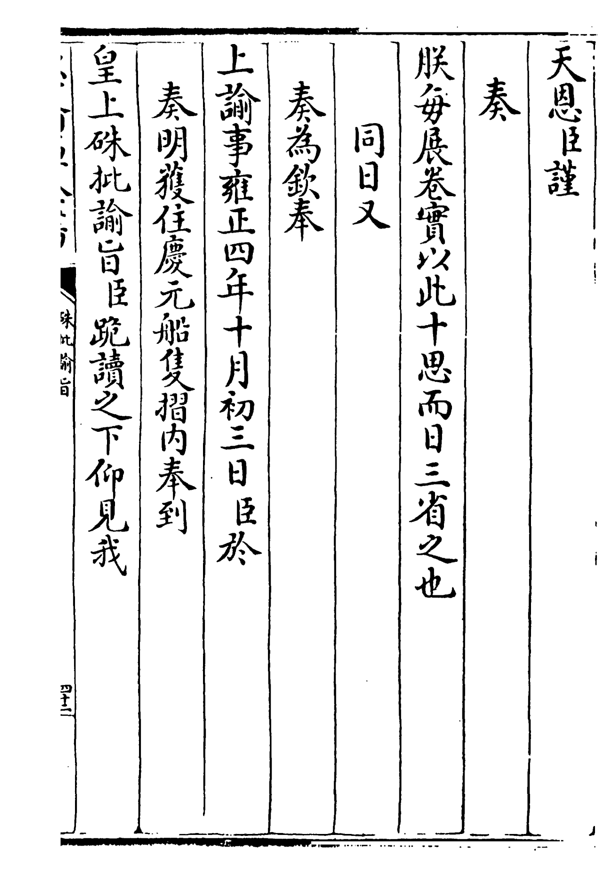
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祗領訖欽惟我

皇上建中立極主善為師
盛德日新迥超漢祖唐宗之治
遠猷辰告愈切堯咨舜儆之心
念三代以還治莫隆於貞觀惟十思一疏義無愧於典
謨當已安已治之時厪其難其慎之戒雖九功七
德未足擬
聖代之昇平而一日萬幾亦足備
宸衷之採擇

特書行楷勝飛白之専精載錫
殊恩在汗青而罕覯臣才拙性迂自愧唐臣之獻納力
小任重幸蒙
聖主之優容仰瞻雲漢
天章益凜風霆
至教思曰睿而睿作聖惟
帝心廣運以無窮事思敬而言思忠知臣職克艱之不
易臣不勝欣悚之至恭摺叩謝



天恩臣謹

奏

朕每展卷實以此十思而日三省之也

同日又

奏為欽奉

上諭事雍正四年十月初三日臣於

奏明獲住慶元船隻摺内奉到

皇上硃批諭旨臣跪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至聖至明臣下情偽
洞鑒無遺而臣以孤寒下士叨被
隆恩少不自愛以致上累
皇上知人之明則臣罪更無可逭今蒙
聖諭諄切俾臣知所警戒
聖恩高厚豈可名言臣伏思慶元前任淮關監督務為
貪虐困累商民報應無差終於敗露臣雖不肖尚
能自信有所不為至臣昔與蔡珽同為翰林非有

政事職掌惟因性氣俱偏於戇拙遂相知識但臣
所身受者
皇上之恩臣所職司者
國家之事不惟祭班所當遠絕即一切王公大臣苟
非同辦公事皆當痛加遠絕自今以後惟有仰體
聖訓益自勉勵以銘刻於終身而已臣謹
奏
雖云孤介自守不植黨援為人臣者是或一道然和氣

一堂都俞吁咈之風又豈可少朕意莫若公正者親近之私邪者疎遠之好惡不涉偏徇是非不為須擬心虚認理自明氣平處事必當凡於待人接物之際概以虚平應之乃為第一要訣此外或更有良法朕則不知也

同日又

奏為請旨

闕廷恭祝

聖壽事竊臣幸㒒

天恩委任
畿輔長安日近得以時覲
天顏今本月三十日恭逢
皇上萬壽聖節臣謹擬於本月二十一日由保定起身
進
京追隨在
廷諸臣之末叩祝
聖壽又直隸事繁藉以躬聆

聖訓有所遵守實臣深幸再直隷布政使臣德明懇臣代為

奏請隨臣進

京恭祝

聖壽理合一併

奏明臣謹

奏

所奏請俱可朕亦料及爾與德明同來但不必太早於

萬壽節前一二日到都可也

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直隷總督臣李紱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因恭請叩祝

萬壽於十月二十七日趨赴

闕廷即蒙

聖恩召對嗣是每日瞻仰

天顔恭聆

聖訓俾臣愚昧之衷漸覺開朗又蒙日
賜天厨克食併
頒哈密名瓜既承綸綍於
王言又飫珍鮮之
御饌將何報稱實切悚惶臣謹遵
旨於本月初三日起身至初六日至保定理合欽遵
諭旨於奏事之便恭摺叩謝
天恩臣謹

奏

感謝果出於誠心則公忠必見於實事豈但朕畿內亦

子受福無涯朕用人得當亦獲免

上天之譴責矣

同日又

奏為請

旨事竊臣恭照奉

旨將漢軍旗員廻避直隸解任另補此誠我

皇上澄勵官方之至意也臣查翰林院侍讀帶管天津
同知事務臣陳儀現在護理水利營田印務任大
責重同知事務難以兼管實止委令教官吏目等
員代行而陳儀又係直隸文安縣人應否免其帶
管天津同知事務亦照旗員一體廻避臣謹繕摺
請
旨伏乞
睿鑒施行臣謹

奏

照此具題候朕躬怡親王議覆

同日又

奏爲欽奉

上諭事竊臣先准部咨欽奉

皇上諭旨令臣將直隸各府州縣衙門缺主嚴查盡革

欽遵在案臣查直隸各府州縣衙門向無缺主之

名惟巡撫及布按二司衙門封鎖該班書吏不許

出入因有外班書吏料理各書吏飲食供應及伊等家口費用日久弊生串通各州縣坐省家人招摇撞騙遂與部科缺主相類臣到任後已出示嚴禁不許書吏招摇今於奉

旨後即將臣衙門及二司衙門外班缺主盡行驅逐不惟保定不可容留凡在直隸地方俱不許潛住現在開列各外班缺主姓名通行全屬九府六直隸州轉飭各州縣挨戸查逐出具並無容留缺主甘

結庶幾根株盡而弊端可絕矣抑臣再有請者臣訪得向來部科缺主仍在直屬地方遥管部科事務通州涿州昌平州等處俱有其人今臣既令全屬出結則部科缺主正可趁此驅除但臣爲外吏不便干預部科事務敢懇
皇上勑令部科諸臣將從前查逐缺主姓名開明移咨到臣一併驅逐取結存案則徹底澄清矣所有查革缺主情節併請

旨勅發部科缺主姓名緣由理合恭摺奏

聞臣謹

奏

此奏甚屬可嘉該部科逐一確查開具姓名發交直督

李紱

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直隸總督臣李紱謹

奏為請免歲貢驗看以恤貧生事臣查驗看教職一

事先經河南撫臣田文鏡具

題以教職不可久懸衰老實難勝任請將候選訓導
之挨貢先令撫臣學臣驗看造冊報部經部議覆
據奏窮老之輩不堪跋涉果不顧仕孰從而强之耶國
准行欽遵在案但臣自至直隸所驗窮老挨貢咸
家用人大典全憑考驗於此即謂不堪其苦而心懷怨
稱饑寒跋涉苦累不堪懇求
悵則是立志不甘與朝廷出力報効之人矣亦何足深
奏請免驗臣思係奏奉
惜若必以免貧生苦累方為愛士則滇黔舉子祇應在
旨准行之事如果驗看即有益於政教不驗看即有害
於本省會試焉可令其往返萬里似此崇儒重道朕實
於政教則雖貧生苦累於法亦難請免但查廩生
不能朕所重者籌國是濟蒼生之儒所崇者文經武緯
必二三十年而後出貢年已無不就衰出貢之後

循名責實之正道至如欺世盜名違道干譽之小作用
又三十餘年而後選官亦未必俱能得選現在驗
朕則恥而不為也
看人員今日驗其未老至得選而已老矣以將衰
驗後即可挨次錄用何槩云懸揣於十年二十年之後
之人懸揣於十年二十年之後豈能斷其可否供
強詞奪理悖謬極矣
職是多此驗看究未能有益於政教也且教職止
何偏重有司而輕文教至於此極
於課士非如州縣守土之官一日不容懸缺且一
印兩官即使一員偶缺亦不至於廢事況教職須
先須驗其年貌臨期再考試其學業何所不可而必欲
憑必經巡撫考試驗看原不必預驗於十年二十
令朕負朝更暮改之名況經議覆敕行之事即將此奏
年之前是不預為驗看亦無損於政教也預行驗

發交該部亦斷不因爾而復行改議不過爾徒邀虛譽而已與政教亦何益之有據此而觀則前此實心領朕訓諭之奏皆屬戲談

看既未能有益於政教不須行驗看又未嘗有損於政教而徒令窮老寒生徒步奔走於數百里或千里之遠由州縣起文達府轉文達司由司轉文

詳院而撫臣學臣又必互相驗看即使書吏毫無需索而各衙門輾轉守候已廢寒生半年餬口之館職矣寒生以館為命若廢業失館甚為可憫伏惟

皇上體堯舜之仁四海之內無一物不得其所倘蒙

如云寒生以館為命在所當憫夫既貧且老以硯代耕則止應坐守青氈何必出疆載贄如是不自忖量之人豈有致君澤民之具此輩沙汰無遺將見真才輩出真才出而後仕路清仕路清庶幾化行俗美克奏四海無

物不得具所之敘不協其本而齊其末足見識慮卑淺

天恩將挨貢預行驗看之例永行停止祇照舊例俟得

輕重倒置甚昧政教之大體朕深鄙之

選之日然後考驗既於政教無損而寒士蒙

恩實為無既矣臣謹繕摺

奏請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臣謹

奏

堯舜之仁為古今人君極則朕雖曰未能願學焉至於

汝徒讀堯舜之書實不知堯舜用人行政之道所以章

句腐儒於吏治民生竟為無用之物朕每誦大雅思皇多士之什未嘗不撫編三嘆也
此事爾幸以摺密奏因隨筆批諭以示朕意若係具疏題達則妄言之罪不為爾寬矣
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直隸總督臣李紱謹
奏為遲誤營工罪獨在臣仰懇
聖恩敕部議處事竊臣於雍正四年四月初四日面奉
聖諭天津州盧家嘴蓋造満洲官兵營房等事着兵部

侍郎莽鵠立御史顧琮原任直隸按察使浦文焯三人公同監督辦理先將地基築平務於秋間完工欽此臣當即欽遵咨明侍郎臣莽鵠立等前赴盧家嘴地方一面籌畫一面委員至工所公同料估於

雍正四年五月十九日具

題請撥銀兩隨於五月二十九日准戶部咨覆准撥在案而營房工程浩大需員辦理經臣前後檄委各員赴工往往遲誤以致工程遲滯於本年七月

二十三日奉

旨諭部將臣嚴飭臣聞

命之下不勝惶悚隨即將遲誤之員糾參併多委員弁

帶領兵役上緊赴工協辦期於及時完報乃臣前

已遲誤補過無及現在查得盧家嘴營房雖將全

營地面俱已墊完至於磚瓦木石各工止可得半

而時已寒凍工作難施只得暫停未能即行報竣

此皆臣種種愚昧知識短淺所致誤工之罪實在

於臣理合恭摺

奏請伏乞

皇上敕部將臣嚴加議處施行臣謹

奏

此應具題非密奏之事工程專責雖在督辦之員爾委員遲悞亦難辭咎

同日又

奏為欽奉

上諭事臣齎摺家人回保欽奉到
皇上發下條奏一摺奉
硃批命臣密議奏聞欽此臣當即將肥鄉縣訓導羅昱
條奏肥邑舊治事理另檄行令廣平府詳查去後
茲據該知府詳稱遵即逐一查勘據闔縣紳士等
公呈又據肥鄉丁憂知縣王能任申詳各等情查
得肥邑舊城道路維均四境輻輳一經修築地方
民生均有裨益惟查舊城僅存遺址今欲修復原

同創造目下小民雖樂於修復但歷年歉收民力
維艱似應飭令該縣動用倉糧興工修築以復舊
治所有造送估計工料銀二千四百九十六兩零
實屬確估無浮業經轉送在案仰請批准俟將來
折收耗羨銀内照數買補則倉儲仍無缺額而成
功之後倉庫錢糧得藉保守闔縣士民共獲安居
擬合查明備具城圖詳送核奪等因到臣臣覆訪
無異似應如該訓導黑羅呈所奏將肥邑仍依舊址

立縣俟城既修築之時將倉厫責令地方官漸次

蓋造以垂永久至於現在修復舊城之處可否如

該知府所請准將倉糧動用俟折收耗羨照數買

補還倉查闕動用倉糧應行奏請

皇上睿鑒批示再行具

題緣係欽奉

上諭事理理合遵

旨密議奏

聞臣謹

奏

覽奏事在當行但修建縣治動用倉糧例應由部議覆

施行爾具疏題請俟旨可也

同日又

奏為恭謝

聖訓事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臣齎摺家人回保

捧到臣

奏摺共三件欽奉

皇上硃批誨示周詳

訓諭深切臣跪讀之下惶恐無地感戢難名欽惟我

皇上日月照臨之明

天地生成之大而臣以葵藿微誠駑駘下質受

恩至為深重圖報乃益迂踈既慚補過之思止據一偏

之見冒昧陳請思慮不周自今日以後惟有禀遵

聖訓痛懲艾於既往彌惕勵於將來而已所有欽奉

御批理合恭繳外謹繕摺恭謝

聖恩臣謹

奏

爾自被擢用以來識見實屬平常觀人目力亦甚不及

朕但取爾秉彛之良直率之性而已凡聆朕一切訓諭

如果傾心感服將來智慮自當增長擴充若硜硜固執

鄙見妄自矜高不但終見棄於朕恐致貽笑千古爾誠

不及朕遠甚何也朕經歷世故多年所以動心忍性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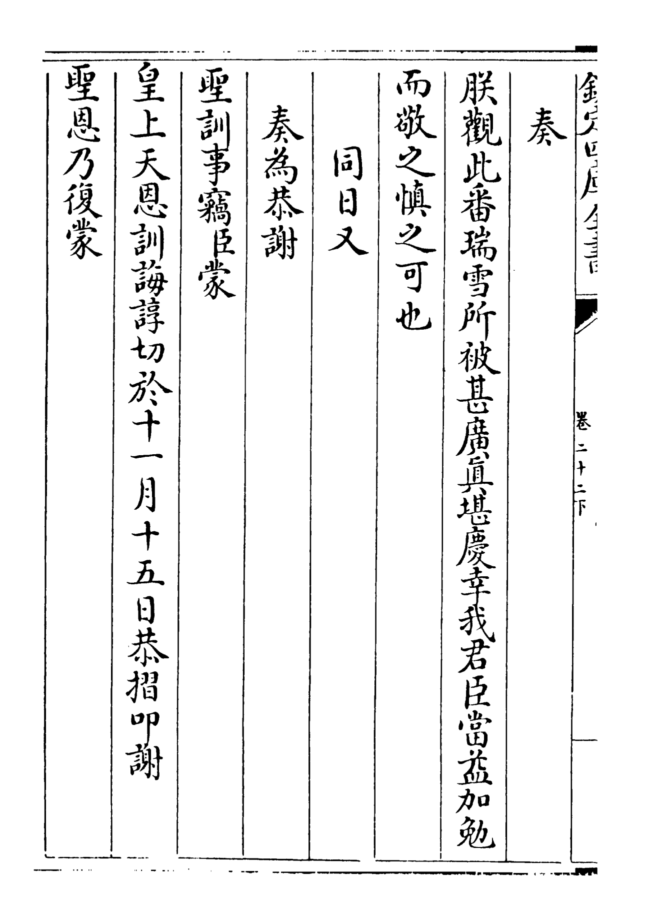
實不尋常若能精白自矢勉竭同心合德之誠朕再無不隨事訓誨玉成汝之理倘自以為能記誦數篇陳文掇拾幾句史冊而懷輕朕之心恐將來噬臍莫及朕非大言不慚肆志傲物徒以威尊凌下之庸主也極當敬而慎之五内感激庶永遠獲益無窮爾其欽承此諭毋忽

雍正四年十二月初三日直隸總督臣李紱謹

奏為恭報得雪事竊照來春二麥全頼冬雪滋生今

據各屬陸續呈報得雪到臣查宣化永平二府屬於十月十六七日及十一月十二三日得雪一二寸至三寸不等霸昌道及通永道所屬於十一月十二十三日得雪一二寸至三寸不等保定府屬於十一月十二日及二十九日得雪一二寸至三四寸不等廣平府屬於十一月十五日得雪一寸至寸餘不等再保定郡城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子時起至十二月初二日辰時止共得雪一尺有餘

欽惟我
皇上敬
天勤民躬行
南郊大典至誠感召即於是日瑞雪應期霑足優渥膏
澤廣被黎庶歡呼莫不感戴
皇仁仰頌
一人有慶者也所有各屬得雪俟續報到日容臣另行
奏報外臣不勝踴躍懽忭之至理合繕摺陳明謹



奏

朕覯此番瑞雪所被甚廣真堪慶幸我君臣當益加勉而敬之慎之可也

同日又

奏為恭謝

聖訓事竊臣蒙

皇上天恩訓誨諄切於十一月十五日恭摺叩謝

聖恩乃復蒙

天恩訓誨有加無已臣跪誦之下感悚交集無地自容

伏念臣少習陳腐之文並無師資之教章句迂踈

毫無可用幸逢

皇上躬備道統之全學達性天之奥今歲三月入京恭

請

聖訓仰蒙

皇上指示聖學在心不假於外因物付物以人治人朱

子之於聖學猶佛教之律宗未足盡聖道之妙臣

伏聞

天語實聞所未聞不惟宋儒之書不能及此即五經四

書未有超微詣極如

聖訓之深切著明者也至十月恭祝

萬壽又復祇聆

聖訓論堯舜執中之學仁義同歸寬嚴一理闡發千古

之心傳蓋作君作師自堯舜以來惟

聖祖皇帝集其成惟

皇上繼其道而臣等幸生
聖世得聞
天語亦惟有慶幸於遭逢之極盛而已至臣迂腐詞章
尚愧學而未成即成亦無所用安敢稍有固執甘
於自棄惟仰懇
聖恩推曲成萬物之心始終
訓誨俾臣得與聞
聖道萬分之一不惟終身感激銘刻五中而臣愚昧之

質稍得開朗亦庶幾可效驅策於一官一職之末矣謹繕摺叩謝

天恩臣謹

奏

爾應當如是設爾之識見果能勝朕朕必敬之如師如友朕非自恃已能不肯虛中之主似爾等遠不及朕之人朕又豈肯違心以示謙光耶

雍正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直隸總督臣李紱謹

奏為續報瑞雪普霑事欽惟
皇上南郊禮成瑞雪應期而至除保定郡城於十一月
二十九日至十二月初一二等日所得瑞雪經臣
將各屬從前得雪一併具摺恭
奏今又據各屬陸續呈報得雪到臣查直隸通省霸
昌通永二道併各府及各直隸州等所屬之州縣
衛所俱於十一月二十七八九日及十二月初一
初二等日咸稱得雪自三四五六七八寸以至一

尺一尺五寸不等已經普徧霑足來春二麥豐穰可期按其得雪日期俱在南郊禮成之際此皆我皇上至德感召休嘉協應兆民衢歌巷舞咸戴聖恩所有現據各屬陸續報到得雪情形臣謹繕摺陳明謹奏

山左山右河南地方皆奏報通省大雪霑足誠可謂

天恩浩蕩也朕曷勝欣幸

硃批諭旨卷二十二下